

认识

# 智慧的开端

THE KNOWLEDGE

畅销不衰的经典 OF THE  
作者一生中的巅峰之作 HOLY

陶恕

[美] A. W. Tozer

姜廷华译

上海三联书店

至 **认识**

智慧的开端

THE KNOWLEDGE

畅销不衰的经典 OF THE

作者一生中的巅峰之作 HOLY

圣

陶 恕 著 姜廷华 译

者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智慧的开端 / (美) 陶恕 (A.W.Tozer) 著; 姜廷华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3

ISBN 978-7-5426-5793-0

I. ①智… II. ①陶… ②姜… III. ①奥古斯丁, A. (354-430) — 哲学思想—研究 ②安瑟伦 (Anselmus, 约 1033-1109)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 B503.1 ② B50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339 号

## 智慧的开端

著 者 / [美] 陶 恕

译 者 / 姜廷华

策 划 / 找到啦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高 蕾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环球东方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110 千字

印 张 / 6.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793-0

定 价 / 36.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0279968

##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Copyright © 1961 by Aiden Wilson Toz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One,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至<sup>认识</sup>圣者

目 录

序言 / 1

- 第1章 为何我们一定要正确地思想上帝 / 5
- 第2章 上帝奇妙难测 / 13
- 第3章 上帝的属性：关于上帝的一些真相 / 23
- 第4章 神圣的三位一体 / 31
- 第5章 上帝的自有 / 43
- 第6章 上帝的自足性 / 55
- 第7章 上帝的永恒性 / 65
- 第8章 上帝的无限 / 73
- 第9章 上帝的不变性 / 83
- 第10章 上帝的全知 / 93

# 智慧的开端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 |      |              |
|------|--------------|
| 第11章 | 上帝的智慧 / 99   |
| 第12章 | 上帝的全能 / 109  |
| 第13章 | 上帝的超越性 / 115 |
| 第14章 | 上帝的全在 / 123  |
| 第15章 | 上帝的信实 / 129  |
| 第16章 | 上帝的良善 / 137  |
| 第17章 | 上帝的公义 / 143  |
| 第18章 | 上帝的怜悯 / 151  |
| 第19章 | 上帝的恩典 / 157  |
| 第20章 | 上帝的爱 / 163   |
| 第21章 | 上帝的圣洁 / 173  |
| 第22章 | 上帝的主权 / 181  |
| 第23章 | 公开的秘密 / 191  |

## 序 言

一介凡夫，有了把神当神、让主做主的真信仰，就能够以天上的光芒照亮人间，并且以永恒的真理切入时间。作为基督的使者，虽然是代上帝发言，但他一定要“照顾听众的处境条件”，如贵格会人士所常言。否则他所讲的，就是一种只有自己能懂的语言。他的信息必须兼具永恒性与时代性。他的话语必须切合他的时代。

本书的信息，不是从近代以来的诸时代产生的，却是切合这些时代的。在教会中存在一种病态，历时既久，愈演愈烈，我不能不有所针砭。我所指的是在广大信徒的心中，失去了神圣威严的观念。曾几何时，教会有关上帝的观念何其崇高，如今却让位于一种低贱卑微、无足挂齿的观念，这样的上帝根本不值得深思熟虑、仰望神圣的人来敬拜。教会落到如此光景，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不知不觉中，渐渐失落

的；正因为失落而不自觉，其情形就更加可悲。

基督徒中间对上帝的观念普遍低落之大恶，引起我们当中上百种其他的次恶。以这种错误的观念为基础，一种全新的基督教生活哲学出现在我们的信仰思维中。

没有认识至圣者，我们就进一步失去了宗教敬畏感和上帝的同在感。我们失去了敬拜的灵性，以及回到里面、与上帝相遇、在安静中敬拜上帝的能力。现代的基督教，未能产生那种能够欣赏和经历灵里面生活的基督徒。圣经里的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对于20世纪中叶的我们这些虚骄、浮躁的敬拜者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对神圣威严观念的丢失，刚好与基督教信仰全面发展同时发生，教会在过去这几个世纪，比以往几百年都更加繁荣。但是可惊可悲的事实是，我们的发展几乎都是外在的，我们的损失却完全是内在的；如果我们的信仰质量是由内在品质决定的，那么，我们所谓的发展，有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广为传播的损失。

收复众多灵性失地的唯一方法，就是回溯到引发它们的来源，并以真理来改正。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没有认识至圣者。重新认识上帝的威严，对于治疗这些病症会大有作用。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观念是错误的，不恰当的，我们在外面就不会有健全的道德行为，里面也不会有正确的态度。如果要让我们的生活重获属灵的能力，我们对上帝的想法，就必须更接近上帝的真相。

为了更好地认识天上至圣者而略尽绵力，我献上对上

帝属性的恭敬的研究。要是今日的基督徒能够读一读奥古斯丁或是安瑟伦的著作，本书的写作就完全不必要了。这些有属天智慧的大师，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只是仅知其名。出版商很有责任心地重印了他们的著作，而这些书也适时地出现在我们的书架上。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它们就一直待在书架上。流行的宗教气氛，使阅读那些大师的书成为不可能，即使是对于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也是如此。

很显然，大多数基督徒对于要全神贯注、持之以恒地啃读数百页的信仰巨著望而却步。这些书会让很多人回想起他们在学校里面被迫阅读的那些世俗经典著作，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书就被吓跑了。

因为这个缘故，我写本书所做的努力也许不无裨益。本书既非偏僻艰深，亦非技术性强，因为它所用的语言就是我们大家崇拜时的语言，而不是以优雅的文风故作修饰，所以也许会有人受吸引来阅读它。尽管我相信我所写的不会与健全的基督教神学真理相左，但我却不是为神学家写的，而是为那些心被恩感、愿意追寻上帝本身的普通人而写的。

我希望本书能够多少促进我们个人内在的信仰。即使只有区区几个人，因为阅读本书，受到激励，起而对上帝的存在心存敬畏，沉思默想，那就是对写作本书所花心血的超值回报。



## 第1章

### 为何我们一定要正确地思想上帝

主啊，全能的上帝！你不是哲人和智士的上帝，而是先知和使徒的上帝；超过一切的是，你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我能够讲论你而不受责备吗？

那些不认识你的人，也会呼求上帝，但他们所想到的，并不是你，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崇拜的并不是你，而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东西；因此，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按你的本真来认识你，好使我们能够完全地爱你，按你当得的荣耀赞美你！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首先进入我们思想的是什麼。

人类的历史可能会证明，没有任何人曾经发展到能够超越自己信仰的水平，而人类灵性生活的历史也非常肯定地显示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能够比它关于上帝的观念更伟大。人对上帝的敬拜是崇高还是低俗，取决于崇拜者对上帝的观念是崇高还是低下。

因此之故，教会所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一直是上帝自己，最能够预示一个人未来的事实，不是他在特定的时间会说什么或作什么，而是在他内心深处，他所想象的上帝是什么样子。我们受一种灵魂的规律所驱使，会不由自主地趋同我们内心里上帝的形象。这不仅仅对于基督徒个体是真实的，对于组成教会的基督徒团体也是真实的。最能揭示一个教会的东西，一直都是她关于上帝的观念，正如她最重要的信息是她对于上帝说了什么或回避不说什么，因为她的沉默常常比她的言语更雄辩地显明她的心意，她的见证揭示了她所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样子，让她无法回避。

“每当你想到上帝时，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当中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从任何一个人的言辞中提取他对这个问题的完整回答，我们就可以相当肯定地预测他灵性的未来境况了。如果我们能够非常精确地知道当今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人物对上帝的想法，我们也可以比较精准地预言教会明日会站在何地。

毫无疑问，人类思想所能够想到的最有力的观念就是

有关上帝的观念，任何语言当中最有力的话语就是其有关上帝的话语。思想和说话，是上帝给那按他形象所造的受造物——人类——的礼物，这些礼物与上帝紧紧相关，不可能离开上帝而存在。第一个字就是道（the first word was the Word），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我们能够说话，是因为上帝说了话。在上帝里面，说话与思想是不可分开的。

所以我们关于上帝的观念要最大可能地贴近上帝本体的真相，这对我们是极其重要的。与我们心里实际上对上帝的想法比起来，我们关于上帝的教条性宣言是无要紧要的。我们对于上帝的真实想法可能会埋藏在传统宗教观念的废墟之下，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智慧去搜寻，才能将它的真面目最终发掘出来，昭示于世。只有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自我反省的考验，我们才有可能发现我们实际上对上帝都相信些什么。

一个关于上帝的正确概念，不仅对于系统神学是根基性的，而且对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同样是根基性的。它对于真正的敬拜，就如同地基之于圣殿；如果这个基石不合宜，或者安放不到位，整个建筑迟早要垮掉。我相信，教义上的错误，或是基督徒道德实践中的失败，几乎都最终追溯到对于上帝不完整的想法或是卑下的观念。

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20世纪中期，基督徒

对于上帝的观念是如此的衰落，以至于完全配不上那至高上帝的威严。这种对上帝的轻视导致了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在道德上的灾难性的滑坡。

即使天上地下所有的问题，都在同一时间向我们涌来，与有关上帝的那几个要命的问题比起来，也算不得什么：上帝是否存在；他是什么样的；我们作为有道德的存在体要对上帝做出什么反应。

一个找到了对上帝正确信念的人，会从千万个现世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因为他马上就会明白，这些问题不会困扰他很长的时间；然而即使现世的多重困扰离开了他，那唯一的一个永恒性的问题却开始泰山压顶般来到，比所有今世的忧患重叠相加，更加压倒一切。这个沉重的负担就是他对于上帝的责任。人要穷其一生，在每一个时刻来尽心尽性地爱上帝，完全地顺服上帝，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敬拜他。当他不安的良心发现他一件都没有做到，他从幼年到如今都在可耻地背叛天上那威严的上帝，他内心里自我谴责的压力会大到无法承受。

福音能够把这毁灭性的重担从心头解除，赐华冠，代替灰尘，赐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参赛61:3）。然而除非这个重担被人感觉到了，否则福音对他就没有任何意义；而除非他在异象中看到上帝在高高的宝座上，在他里面就不会有惊恐和重担。对上帝的低下的观念，会把听信

福音的人所有的福气都毁灭了。

在人类心灵易于去犯的所有罪恶中，几乎没有什么比拜偶像更加令上帝痛恨的了，因为偶像崇拜从根本上说，是对上帝本性的诽谤。那些拜偶像的人把上帝想象成别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罪恶——并且用一个按他们自己的样式创造出来的神来替代真正的上帝。这样的神总是与创造它的人是一样的。它或是污秽或是纯正，或是善良或是残忍，都与那它所出自的心灵的道德品质一致。

当然，一个从堕落的人心里所产生的神不会与真上帝面目相似。上帝在《诗篇》中对恶人说，“你想我恰和你一样”（诗50:21），这简直是对至高上帝的侮辱。在上帝面前，众天使和撒拉弗不停地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華。”

我们需要警醒，免得我们在骄傲之中接受了关于偶像崇拜的错误观念，以为偶像崇拜仅仅就是在有形的偶像面前屈膝下拜，文明世界的人根本不会作这样的傻事。偶像崇拜的实质在于，奉持一种根本配不上上帝的上帝观。它开始于内心，并不需要任何公开可见的敬拜形式就可以表达。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罗1:21）

接下来就是敬拜照着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子所造的偶像。但是，这样一系列可耻的行为都始于内心。对于上帝的错误观念不仅仅是偶像崇拜之污流的源头；它本身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者想象一些关于上帝的事，并且就在行动中把它们当作真的。

对上帝有堕落的观念，很快就会败坏建立在其上的信仰。以色列的漫长历史非常清楚地显现这一点；教会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教会何等需要崇高的上帝观念，因为这个观念一旦堕落，教会的崇拜和道德也会随之而江河日下。任何教会走下坡路的第一步就是出卖她对上帝的崇高观念。

无论何地，在基督教会日趋暗淡之前，必有其简单的神学腐败作为诱因。她只是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回答：“上帝是什么样的？”然后其他的错误就随之而来。她可能还维持一个表面上的正确信条，但她在事实上所实行的信条已经成为假的了。她里面的会众开始相信一个与真正的上帝不一样的神；这是一种最为阴险毒辣而致人死命的异端。

今日教会最沉重的责任就是澄清和提升其对于上帝的观念，直到其观念再次与上帝相配——也与教会相配。在她所有的祷告和劳苦中，这要放在第一位。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下一代最大的服事，就是把我们从历世历代希伯来

祖先和基督徒祖先所传承下来的尊贵的上帝观念，毫无玷污、毫无缺失地传递给他们。事实会证明，这样的服事具有更大的价值，超越一切的艺术和科学所能够赋予的。

伯特利的上帝啊，你仍然亲手哺养你自己的子民；你曾经在我们祖先漫长疲乏的朝圣之旅中引导了他们。我们的誓言，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呈献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祖先的上帝，求你也作他们后代的上帝。

——腓力·杜理其（Philip Doddridge）



## 第2章

### 上帝奇妙难测

主啊，我们的困境是何等的大！在你面前，沉默对于我们是最合适的，然而我们里面对你的爱燃烧着我们的心，我们又不得不向你说话。

要是我们沉默不语，石头就会呼喊起来；然而我们若是要说，又当说什么呢？求你教导我们认识我们无法识辨的。因为除了上帝的灵，谁知道上帝的事呢？在理性黔驴技穷的地方，求你以信心来支持我们，使我们因有了信仰而寻求理解，而不是理解了以后才去相信。奉耶稣的名。阿们！

小子们，哲学家和宗教家都有同一个问题：“上帝像什么？”

本书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然而在一开始我必须承

认，除非我们说上帝什么都不像，否则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回答，也就是说，他并不完全像任何东西或任何人。

我们学习的时候，是用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作为桥梁，过渡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熟悉的事物，突然闯入，让我们进入完全陌生的境地，这对人类的心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是最有活力、最为勇敢的心灵，也不能通过完全自发的想象从虚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在神话和迷信世界中所充斥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活物，并不纯粹是幻想的产物。人们把现实世界中存在于天上、地下和水中的常见生物拿来，将其正常的形状夸张到正常的边界以外，或者是把两三种形状混合而造成某些新的东西。然而，无论这些东西是美是丑，它们的原型总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它们一定会像我们已经知道的某些东西。

在圣经中，那些受启示来记录难以描述的东西的先知，显示出在思想和语言上都有很大的挣扎。这些东西经常是从上面的世界来的超自然的启示，而那些受命记录它们的心智却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作者被迫用许多的“好像”，以使别人能够明白他们的话。

当圣灵想要我们明白某些在我们知识领域之外的东西时，他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像我们已经知道的某些东西，但他总是小心地用词，免得我们变成了奴隶般的逐字听写。例如，当以西结先知看见天开了，看到上帝的异象，他发

现自己完全无法描述他所看到的東西。他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于他以前所知道的任何東西，所以他就回到相似描述的语言。“至于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

（结1:13）

当他越是靠近那燃烧的宝座，他的语气就越是变得不肯定：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像，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像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有仿佛光耀的精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形像。（结1:26-28）

这些话是很奇特，然而它也不是从虚无中带给人印象。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它们很真实，却完全不像我们在地上所知道任何东西。所以，为了传达他所见到的，先知不得不使用这样的字眼例如“好像”、“显得”、“似乎”、“仿佛……的样子”。甚至宝座也是“像宝座的样子”。坐在宝座上的人，尽管像人的样子，却又如此的不像，以至于他只能说，“有仿佛人的形像”。

当圣经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我们不敢在这个宣告上加上一点点我们自己头脑中的观念，使之变成为“一模一样”。那样会使人变成上帝的复制品，失去上帝

的独特性，并且最终变成没有上帝。这也会打破那分开真上帝与非上帝之间的无限高的隔墙。把创造主与受造物想象成本质上一样的，就会剥夺上帝的众多属性，是把上帝降低到受造物的地位。比如说，它会剥夺上帝的无限性；在宇宙里不可能有两个无限的存在。这也是剥夺了上帝的主权；在宇宙中不可能有两个绝对自由的存在，迟早这两个自由意志会起冲突。这些特性，我们不用再多列举，要求它们只能属于一个存在。

当我们试图想象上帝像什么的时候，我们势必要用那些不是上帝的东西作为原材料，在心里加工；所以无论我们把上帝想象成什么，他都不是那个东西，因为我们是用上帝所造的东西来构造上帝的形象，而上帝所造的东西并不是上帝。如果我们坚持要想象上帝，我们最终会造出偶像，不是用手，而是用心所造的偶像；在上帝眼中，心里的偶像与手造的偶像同样可恶。

库撒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祈祷说：

人的理性知道它对你一无所知。因为它知道你是不可知的，除非不可知的变成可知，不可见的变成可见，不可及的变成可及。<sup>①</sup>

---

① Nicholas of Cusa, *The Vision of God* (New York: E. P. Dutton & Sons, 1928), 60.

库撒的尼古拉还祈祷说：

如果一个人提出任何概念来，说是可以用来设想你，我知道那个概念一定不适用于你，因为在天堂的围墙里任何概念都终结了……所以，即使有任何人谈论对你的理解，想帮助别人理解你，这人还是离你很远。……因为你绝对超越任何人能够想到的概念之上。<sup>①</sup>

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总会立即把上帝简化为可以把握的术语。我们想要把他放在我们可以使用的地方，或者至少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地方。我们想要一个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控制的上帝。我们需要有一种安全感，这种感觉来自于我们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而他的样子，常常是用我们所见过的宗教图画、我们所认识或听说过的最好的人，或是我们所持守的那些崇高的观念拼凑而成的。

如果现代人对所说的这些话感到陌生，那只是因为我们将整整50年来把上帝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上帝的荣耀没有对这一代人显现过。现代基督教的上帝只是比希腊和罗马的诸神高级一点点，也许实际上比它们还差。因为我们的

---

① Nicholas of Cusa, *The Vision of God*, 58-59.

神常常是软弱无助的，而它们却至少是强而有力的。

如果我们想象的上帝并不是上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思想他呢？如果如我们的信条所宣称，他是不可思议的，如保罗所说，他是不可靠近的，那么基督徒如何满足自己对于上帝的渴望呢？那句给人希望的经文，“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伯22:21），虽然经过许多世纪，却仍然有效。然而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这一位用尽一切心灵的力量都捕捉不到的上帝呢？我们如何对于认识那位不可认识的上帝负有责任呢？

拿玛人琐法质问说：“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伯11:7-8）我们的主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太11:27）《约翰福音》揭示出，在上帝是谁这个巨大的奥秘面前，人的心灵是何等的无能为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教导说，人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是圣灵在一颗寻求他的人心里所做的自我揭秘的工作。

人类渴望认识那不可认识的，理解那不可理解的，靠近那不可靠近的，这种愿望来源于人本性里上帝的形象。深渊与深渊相呼应，虽然人的灵魂被神学家们所说的那灾难性的巨大堕落所污染，捆绑于地，人的灵魂还是感觉到自己的起源并且渴望回到它的源头。这如何能够实现呢？

圣经对此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通过基督，上帝完美地启示出自己，虽然他不是向人的理性，而是对人的信心和爱心显示自己的。信心是知识的器官，爱是经历的器官。上帝通过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通过救赎使我们与他和好，而我们通过信心和爱心可以就近他，并且抓住他。

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一个为基督癫狂的行吟诗人说：“上帝确实无限伟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思想……没有受造物能够认识他；他永远不可能被我们完全认识，像他在他自己里面认识自己一样。然而，就是在此时此地，若有一个心灵燃烧起认识上帝的渴望，她就会被改变而能够接受非受造的光芒，被圣灵的恩赐所激发，所充满，她会品尝到天上的快乐。她会超越一切有形之物，一直进入天上永生的甘甜之中。……那时，我们心思里的每一个意念，我们内心里的每一个隐秘的工作，都被完全提升进入上帝的爱中，因此在那里，爱真正得以完全。”<sup>①</sup>

人的灵魂能在个人经历中亲切地认识上帝，这种经历无限地超越了人的理性（理性就像充满着好奇的眼睛），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可以恰当地描述为——

① Richard Rolle, *The Amending of Life* (London: John M. Watkins, 1922), 83-34.

理智的黑夜  
和心灵的白昼。

——弗雷德里克·法柏 (Frederick Faber)

一本有名的小书《未知之云》( *The Cloud of Unknowing* ) 的作者在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当我们靠近上帝的时候, 他说: 追寻上帝的人会发现, 那一位“神圣的存在”居住在“幽暗中”, 隐藏在“未知之云”背后; 然而, 他不应当气馁, 而要怀着赤诚之心继续追寻上帝。这存在于追寻者与上帝之间的密云, 使他永远不能够用他的理性之光清楚地看见上帝, 也不能在情感中清楚地体验上帝。然而, 靠着上帝的怜悯, 如果追寻者相信上帝的道并且全力以赴, 他就可以凭信心突入到上帝面前。<sup>①</sup>

莫林诺 (Michael de Molinos), 一位西班牙圣徒, 在他的《灵程指引》( *Spiritual Guide* ) 中说, 上帝会抓住灵魂的手, 引导她走完纯洁的信心之旅。“帮助她把悟性里的各种思虑和推理抛开, 吸引她近前来……他就这样以简单和难解的信心的知识引导她, 展开爱的双翼单单渴求她心灵的良人。”<sup>②</sup>

因着这些以及类似的教导, 莫林诺被宗教裁判所定为

<sup>①</sup> *The Cloud of Unknowing* ( London: John M. Watkins, 1946 ) .

<sup>②</sup> Michael de Molinos, *The Spiritual Guide* ( London: Methune & Co., Ltd., sixth edition, 1950 ) , 56.

异端，被判终身监禁。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但他所教导的真理永远不会死亡。在论到基督徒的灵魂时，他说：“她应当认定，这世上的一切，以及世上最聪明的人所发明的最精妙的观念，都不能教导她任何东西，她所爱的那一位，其良善与美丽，无限地超越他们所有的知识，既然确知一切受造之物都太粗野，不足以指教与引导她有关上帝的真知识……她就应当把一切理智的东西放下，单单凭着爱翼飞行。她要爱上帝，爱那位真实的上帝，而不是像她的想象所述说、所描绘的上帝。”<sup>①</sup>

“上帝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上帝在其本身里面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就没有答案。如果我们说的是“上帝启示了关于他自己的什么东西，使人凭着敬畏的理性可以加以理解？”那么，我相信，对此有一个非常充分和满意的答案。因为，虽然上帝的名诚然是奥秘的，他的内在本质实在奇妙难测，然而他在其俯就的爱中，已经通过启示宣告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非常真实的事情。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属性。

至高的父啊，天上的王，  
现在我们要向你大胆歌唱；

<sup>①</sup> Michael de Molinos, *The Spiritual Guide*, 56-57.

称颂你神圣的美德，  
何等荣耀，无法数算。

——查尔斯·卫斯理（Charles Wesley）

## 第3章

### 上帝的属性：关于上帝的一些真相

不可言说的至高君王，我的心渴望见到你！我从灰尘中向你呼吁，然而当我详细考究你的名字时，我发现它是奥秘的。你隐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你的存在的真相不可思议，也无法谈论，因为你的荣耀是难以述说的。

然而，先知和诗人，使徒和圣徒激励我相信，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你。因此，我祷告祈求：凡你按你自己所喜悦的旨意，向我们启示的关于你自己的真理，求你帮助我寻找出来，如同寻找比宝石和精金更加珍贵的宝藏。因为我要与你同在，直到黄昏的星辰消失，诸天也不再存有，只有你仍然存留。阿们。

研究上帝的属性，对于心眼被打开的基督徒，不是沉重而乏味的功课，而是甜蜜而销魂的灵性操练。对于一个

渴求上帝的灵魂，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更加令人兴奋。

单单坐下思想上帝，  
就能感受何等的甜蜜。  
想到我的上帝，呼叫他的名字，  
地上何事有更多福气？

——法柏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好像我们有必要把本书所要用的关键词即属性加以定义。我们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也不把它限定在严格的神学意义上。我们用它来表示一切可以正确地归给神的东西。就本书的目的来说，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以任何方式所启示出来的一切关于他自身的真实的事情。

这就把我们引到关于他神圣属性有多少的问题。宗教思想家们对于这个问题意见不一。有的人说有7个，但是法柏却歌颂那“有千般美德的上帝”。查尔斯·卫斯理惊叹地说：

我要述说你荣耀美德，  
无比荣耀，无法数算。

当然，这些人是在敬拜，而不是在数算。但是我们明智的选择，是跟随那些对上帝着迷、为上帝癫狂之人的深刻洞察，而非听从那些冷静地进行神学推理之人的小心计算。如果上帝的属性的定义是在上帝显为真实的事情，我们也不会试图去数算其数目。更进一步，在我们对上帝的存在的这种默想中，上帝属性的数目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我们只会提及很少的几个。

如果上帝的属性的定义是在上帝显为真实的事情，那它同时也是上帝在我们心中显为真实的事情。上帝是无限的，一定有一些属性是我们无法知道的。一个属性，作为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一个头脑的概念，是我们对上帝自我启示的理智上的回应。这是一个对问题的回答，是上帝对我们关于他自身的求问的回答。

上帝是什么样子？他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能够期待他如何对待我们和对待其他受造之物？这样的问题不光是学术性的。它们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处，对它们的回答会影响人的生命、性格和命运。如果我们心存敬畏地提问，谦卑坚忍地求解，这样的问题会使我们天上的父非常高兴。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写道：“因为他定意我们要被知识和爱充满，直到我们在天上得以完全……因为我们对于创造主所见与所爱的一切，会使我们自己在自

己眼中显得渺小，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充满对他恭敬的畏惧和真实的柔顺；并且伴随着对基督徒同伴的丰富慈爱。”<sup>①</sup>

上帝对我们的问题给出了答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答案，然而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理性，征服我们的灵魂。他通过大自然，通过圣经，通过他儿子成为人，给出了这些答案。

上帝在他所造的世界启示他自己，现在的基督徒对于这个观点不太热心，然而，它却是明明白白在圣经的话语中，尤其在旧约大卫的《诗篇》和《以赛亚书》中，新约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说得很清楚。上帝的自我启示，在圣经中比在自然界更加清楚。

主啊，诸天述说你的荣耀，  
每一颗星星都闪耀着你的智慧；  
但是当我们阅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看到你的名字  
是用更为精巧的线条描绘出来的。

——以撒·华滋（Isaac Watts）

在基督徒信息中，最为神圣而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上

---

<sup>①</sup> Julian of Norwich,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London: Methune & Co., Ltd., seventh edition, 1920), 14-15.

帝像正午日光一样明亮的自我启示，是通过道成肉身，永恒的道成为人身，住在我们中间。

虽然上帝在这三重启示中给出了答案，回答了我们有关他自己的问题，这些答案却并不是浮在表面的。它们必须以祷告，以长时间的默想圣经话语，以殷勤且训练有素的劳作加以寻求。不管这光如何明亮，只有那些在灵性上预备好了，愿意接受它的人才能看见。“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太5:8）

如果我们要准确地思考上帝的属性，我们必须学会拒绝那些一定会来充斥我们心思的词汇——比如**特点、特征、品质**，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思想受造物是很合适的，但当我们来思想创造主上帝时，它们就完全不恰当了。我们在思想创造主时，一定要打破我们思想其受造物时形成的思维定式。也许不用词语就不能思考，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用错误的词语来思考，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形成了错误的思想观念；因为词语是给我们用以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但是它们有一个倾向，就是越过它们的恰当界限，反过来决定人的思想内容。托马斯·特拉赫恩（Thomas Traherne）说道：“没有什么比思想更加容易，同时，也没有什么比善用思想更加困难。”<sup>①</sup>如果我们有好好地思想的

<sup>①</sup> Thomas Traherne, *Centuries of Meditation* (London: P. J. and A. E. Dobell, 1948), 6.

时候，那一定是在我们思考上帝的时候。

一个人的身体是由各个肢体的总和组成的，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的许多特点综合而成的。这些特点使人与人不一样，而且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人的性格是不确定的，因为组成其性格的那些特点，或者说品质，是不稳定的。它们来来去去，时高时低，终其一生，变幻无常。所以，一个人在30岁时，可能非常善良体贴，但他到了50岁，可能变得残忍易怒。人会这样改变，因为他是受造的；他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合成品；他是构成他性格的特点的总和。

我们很自然地而且正确地想到，人是神圣的智慧设计出来的。他是（从无中生有）被创造出来的，他又是（按一定的法则）被制作出来的。他是如何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的，还是上帝的诸多奥秘中的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如何从虚无到存有，从非物到某物，这个奥秘谁也不知道，有可能永远不被人知道，而只有创造他的主知道。然而，上帝是如何制作他的，这个奥秘却不是那么深奥。尽管我们只知道全部有关真理的一小部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晓得人有一个体、一个魂和一个灵；我们知道他有记忆力、推理力、意志力、思考力和感知力。我们知道要使这一切有意义，他又被赋予了奇妙的自觉意识。我们也知道，这一切，加上他的各种脾性，组成他的整个

作为人的自我存在。这些都是从上帝手中接受的礼物，是神圣的智慧所安排的。它们是一些音符，组成整个受造界最崇高的交响乐章；它们是织出整个宇宙伟大锦绣的金线。

在我们这样描述上帝的时候，我们是用受造者的词汇表达对受造者的思想。无论是这样的思想还是这样的词汇，都是不适合用于谈论上帝的。《亚他那修信经》（the Athanasian Creed）说：“父非被造，也非被生。子独由父，非被造，而为父所生。圣灵来自父与子，非被造，也非被生，乃由父、子而发出。”上帝是自我存在的，他的存在来自于他自己，他不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任何人。他的本质是不可分的，他不是由各部分组成的，而是连为一体的、单一的存在。

独一上帝的教义不仅意味着上帝是一位；它还意味着上帝是单纯的，不是复杂的，他与自身为一。他存在的和谐，并非来自各部分完美的平衡，而是因为根本没有部分。在他的各种属性之间，并不能存在矛盾。他不需要暂停一种属性，去启动另外一种，因为在他里面所有的属性就是一。整个上帝作整个上帝所做的事；他并不分裂自己的一部分去完成一项工作，而是以他存在的整体去工作。

所以，一个属性不是上帝的一部分。它就是上帝存在的方式。就我们的思维所能达到的极限，它是上帝存在的

真相。尽管如我曾试图解释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不能完全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自我意识中，他是怎样思想他自己的，只有他自己知道。“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2:11）上帝只能够向与他相等的位格的存在来传达他神性的奥秘；然而我们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却又说他有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岂不是痴人说梦，自相矛盾？

这些神圣的属性是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上帝的真相。他并不是把它们当作众多的品质来拥有的，它们是上帝向他的受造物所启示的他自己的存在方式。例如爱，它不是上帝所拥有的某样会忽增忽减、时有时无的东西。他的爱就是他存在的方式，当他爱的时候，他只是简单地做他自己而已。同样的道理也适合于上帝的其他属性。

独一的上帝！独一的至尊！

除你以外，别无上帝！

你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唯一者！

你是不可测度的大海！

所有的生命都出自你，

而你的生命就是你欢悦的合一。

——法柏

## 第4章

### 神圣的三位一体

我们祖先的上帝啊，你在光明之中，宝座之上！我们所使用的语言，词汇何等丰富难量，讲话优美如同歌唱！然而当我们试图来谈论你的奇妙时，我们的词汇显得何等贫乏，我们说话结结巴巴。当我们想到你，神圣的三位一体时，在你那令人战栗的奥秘面前，我们只有以手捂口。面对那燃烧的荆棘，我们所求于你的不是要理解你，而是当如何按你所当得的荣耀敬拜你，你这一体三位的上帝。阿们。

默想神性的三位一体，就如同沿着一条思想之路，穿过伊甸园的东门，漫步于圣地。即使我们以最真诚的努力，要理解那不可思议的三位一体，也只会永远无能为力。

力，而我们只有以最敬畏的态度来追寻，才不至于在努力时变得放肆。

有些人拒绝一切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所以他们否认上帝是三位一体。他们把至高无上者放在他们冰冷的眼光中和平面的视角下细细究察，然后宣告，上帝不可能同时是一，又是三。这些人忘记了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被重重奥秘所包围。他们想象不到，对最简单的自然现象任何真实的解释都隐藏在晦暗不明之中，这些看似简单的现象并不比神圣的奥秘更加容易解释。

每一个人都是靠信心生活的，无论他们是非信徒或信徒；非信徒相信的是自然规律，信徒相信的是上帝。人人终其一生，都在不假思索地接受（某些东西）。即使是最为博学多才的智者，当被问及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什么？”时，他也会哑口无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隐藏在无知的深渊中，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探及。“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伯28:23），但是必死的人类永远都不能。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与柏拉图一样，描述了一个深刻的异教思想家，他在幽暗的山洞里长大成人，突然有一天，被带出来观看日出。卡莱尔大喊说：“他会何等惊讶！面对我们每天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景象，他必定欣喜若狂！他有孩子一样自由开放的心灵，却

有成人般成熟的感知和思维能力，他的整个心灵一定会被他所看到的点燃起来……绿茵、鲜花和岩石装扮着大地，山川相间，树木欣欣；变幻莫测的大海，或怒吼或低吟；湛蓝深邃的天空，如同大海飞跨头顶；微风轻拂，大风横扫；黑云来去，聚散无定，有时发出火光和轰鸣，有时倾倒冰块和水滴；（洞穴人会大喊：）这是什么？哎，是什么？说到底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sup>①</sup>

但是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的人，跟上述初出洞穴的人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已经吃得太饱，以至大倒胃口，再多的奇景，也引不起兴趣。卡莱尔说道：“我们没有被难倒洞穴人的问题所难倒，不是因为我们绝顶深刻，而是因为我们绝顶轻浮，我们视而不见，见而不察。我们停止了思考，也就停止了惊讶……我们把黑云中出来的火光称为电，似乎很有学问地讲解它，并且通过摩擦玻璃和丝绸来产生类似的现象；然而它是什么？它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科学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但它却将那无限深邃、神圣而广大的未知之域隐藏起来（这个未知之域是我们永远无法穿透的无知深渊，所有的科学浮在其上，就像是附在表面的薄膜一样），实在是非常可怜的学问。这个世界，在我们有了各种科学之后，仍然是一个奇迹；它奇

<sup>①</sup> Thomas Carlyle, *Heroes and Hero Worship* (Philadelphia: Henry Alternus Co.), 14-15.

妙，神秘，魔幻，如此等等，对于每一个愿意思考它的人来说，就是如此。”

这些深具穿透力、几乎是先知性的话语，写于一个多世纪之前。从那以后，科学技术有了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这些进步并不能使卡莱尔的话语中任何一个字失效，不能废掉他文章里面的任何一段，甚至一个逗号。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为了顾面子，就轻浮地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科学术语。我们将这世界上奔腾的电力收聚起来；我们可以用指尖控制电力为我们驱动汽车或烹饪食物；我们像使用阿拉丁神灯一样使电力随心所欲为我所用，然而我们还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以及各样东西纷至沓来，已经熄灭了我们内在的灵魂之光，把我们变成一代行走的僵尸。我们以言辞掩盖深深的无知，但是我们耻于惊奇，我们害怕轻轻说出“奥秘”这个词。

教会都是从来毫不犹豫地教导三位一体的真理。她没有假装她弄明白了，但她作了见证，重复了圣经所教导的这个真理。有的人否认圣经有这个教导，认为三位在一体里面这个概念，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但是既然我们不能理解路边的一片树叶的飘落，或是知更鸟在鸟巢里如何孵化后代，为什么接受三位一体对我们会成为问题呢？莫林诺说道：“我们对上帝的思想，如果承认他是奇妙难测的，超过我们的理解力，就比用我们粗陋的理解力去想象

他，给他加一些受造物的形象和美丽，更加高明。”<sup>①</sup>

历史上，并不是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都坚持三位一体，但是，就如同上帝在火柱中向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显现，在他们的帐棚上面发光，并向世界宣告说，“这是我的子民”，同样，相信三位一体，从使徒时代以来，一直在首生儿子的教会之上发光，伴随她奔走天路。这一信仰有纯正和力量相伴随。在这一旗帜下奔跑的有使徒、教父、殉道者、奥秘派、赞美诗人、改教家和复兴家，神圣的印记显示出上帝悦纳他们的生命与劳作。虽然他们在小问题上会有分歧，但三位一体的教义把他们联为一体。

上帝所宣告的，有信心的心灵就认信，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实际上，寻求证明就是承认怀疑，而证明了才信就使信心成为摆设。每一个获得了信心礼物的人，都会从早期教会一位教父的大胆言辞中发现智慧：“我相信基督为我而死，因为这是不可信的；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亚伯拉罕的态度，他在所有的证据都不利的情况下仍然信心坚固，归荣耀给上帝。这也是安瑟伦的态度，作为奥古斯丁第二，他是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相信信心必须先于理解和理性。有了信心之后，自然会有对启示真理的反省，但是只有那些有耳可听的才

<sup>①</sup> Michael de Molinos, *The spiritual Guide*, 58.

能拥有信心，而不是那些深思熟虑的头脑。一个有信心的人，不是通过思考上帝的话语，通过理性思维而获得信心，他也不会寻求通过哲学或科学来证明他的信仰。他的呼喊是：“地啊，地啊，要听主的话。是的，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

这是不是就否定了学术研究在启示宗教中的价值？绝对不是。学者在为他小心划定的领地里有生死攸关的任务要做。他的任务就是保证经文的纯洁性，让上帝的话尽量贴近最初所给出的原文。他也要把经文与经文相比较，以经解经，找出经文的真实意思。但他也要把权柄到此为止。他绝对不能坐在审判席上判断记录下来的启示。他绝对不可把上帝之道的意义拿到他的理性标杆那里检验一番。他断不可妄加褒贬，说它是否合乎理性，合乎科学。在找到经文的真实意义之后，就不是由他来审判经文的意义，而是由经文意义来审判他。

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心灵的真理。只有人的灵才能突破帷幕进入至圣所。安瑟伦祈求道：“让我在对你的渴慕中寻求你，让我在寻求你的时候渴慕你；让我在对你的爱中寻找你，让我在寻找你的时候爱你。”<sup>①</sup>爱心与信心居住在上帝奥秘的内室，让理性恭恭敬敬地跪在门外吧。

基督在把他自己与父上帝及圣灵上帝一同谈论的时

---

① St. Anselm, *Proslogium* (LaSelle, Ill.: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 1903), 6.

候，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使用复数称谓。“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14:23）然而他又说：“我与父原为一。”（约10:30）我们把上帝思想为三位在一体里，是非常重要的。既不混同其不同的位格，也不分开其同一的实体。只有如此思想，才是正确的，是与上帝相配、也与我们自己的灵魂相配的思想方式。

正是因为我们的主宣称自己与上帝平等，才使得当时的宗教分子发狂，并最终导致他被钉十字架。两个世纪以后，由亚流及其同党发动的对三位一体教义的攻击，也是瞄准基督对自己神性的宣告。在与亚流争论中，有318位教父（其中有很多都是经过早期迫害，受到肉体的摧残，留下累累伤痕和残缺肢体）聚集在尼西亚，他们采用了一个信仰宣言，其中有一段说道：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  
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  
出于真神而为真神，  
受生而非被造，  
与父同一本体，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有1600年之久，这个信经成为检验正统的最终标准，它也理当得此殊荣，因为它用神学的语言精练地表达出新约圣经有关上帝儿子在神圣存在中的地位。

《尼西亚信经》也称颂圣灵，说他本身就是上帝，是与圣父及圣子同等的：

我信圣灵，  
赐生命的主，  
从父和子而出，  
与父及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除了在关于圣灵是单独从父而出，还是从父与子而出这一点上有分歧外，这个古老信经里的信条为当时东西方所有教会所接受。所有的基督徒，除了极小一部分，都接受这些信条。

《亚他那修信经》以极其谨慎的语言，说出了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填补了人类思想的空缺，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界限之内，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信经继续

说道：“且此三位无分先后，无别尊卑。三位乃均永恒，而同等。”

那么这些话如何与耶稣的话——“父是比我大的”（约14：28）相和谐？那些古代的神学家们知道并且处理了这个问题，并且将其写到信经中：“依其为神，与父同等；依其为人，少逊于父。”这个解释使每一个严肃寻求真理的人茅塞顿开，并把他们提高到一个光辉夺目、几乎令人眼瞎的境界。

永生的圣子为了拯救人类，并没有离开过圣父的怀抱；当他在人间行走的时候，他称自己为“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约1：18），他也再次提到自己是“仍旧在天的人子”（约3：13）。我们承认这里面有极大的奥秘，但是并不混乱。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圣子隐藏了他的神性，却并没有将其倒空。上帝的一体性使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任何神性。当他取了人性的时候，他并没有哪怕一瞬间把自己降低或者变得比他从前更为渺小。上帝永远不会变成比自己小的。因为上帝要成为任何他所不是的都是不可想象的。

上帝的诸位格，因为是一体，所以有同一个意志。他们一直在同心工作，没有哪怕最小的一个行动是由一位单独做成的，而没有立即得到其他两位的默许。上帝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三位作为一个整体而完成的。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被迫用人类的词汇来想象上帝。我们是把上

帝与人比较类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亏缺终极的真理；然而，如果我们一定要思想上帝的话，我们就必定会以人类的思想 and 人类的词语去运用在上帝身上。若是我们想象三位一体之间通过交换思想彼此商议而达成协议，像我们人类常常会做的一样，我们就犯了一个真实但是可以理解的错误。弥尔顿在其《失落园》中，描述神性的三位如何商讨拯救人类的大计，在我看来一直像是一个败笔。

当上帝的儿子作为人子行走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对天父讲话，而天父也回答他；作为人子，他现在为属他的人向上帝代祷。他们之间的对话，记录在圣经里面，只能永远被当作是永恒的天父与作为人的耶稣基督之间的对话。三位一体各个位格之间即时的、亲密无间的交通，从古以来并不需要用声音和动作来沟通，也无须作出额外努力才能沟通。

在永恒的沉默里，  
没有人听见声音，  
唯独那位一直在说话的，  
而且这沉默一直没有被打破。

何等奇妙！何等可敬！  
虽无歌声和话语可听，

然而天父却随时随处在述说  
他亲爱的永生之道，  
用他的爱，他的智慧和他的大能。

——法柏

在基督徒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就是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有一个分工，把特别的工作归于特定的位格。比如说，把创造归功于天父上帝，把救赎归功于圣子，把重生归功于圣灵。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是完全正确，因为上帝不能这样分开，好像一个位格做工的时候，其他两个可以袖手旁观。在圣经中，三个位格被表明是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来做上帝一切改天换地之奇妙大工的。

在圣经里，创造之工归于圣父（创1:1）、圣子（西1:16）与圣灵（伯26:13；诗104:30）。道成肉身也表达了三个位格完全协作而成的工（路1:35），虽然只有圣子成为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在基督受洗时，子从水中上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天父从天上说话（太3:16，17）。也许对于救赎大工最美丽的描述，是在《希伯来书》9章14节，那里说到，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上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位格之间协同运行。

基督的复活也同样是分别归因于天父（徒2:32）、圣

子（约10:17-18）与圣灵（罗1:4）。人类个人的得救，被使徒彼得描述为神圣的三位格的共同工作（彼前1:2），上帝在人的灵魂里面的内住，也是靠着圣父、圣子与圣灵才得以成就（约14:15-23）。

三位一体的教义，就如我前面说过的一样，是心灵的真理。它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事实，并不构成障碍，让我们无法以心灵接受它，反倒成为一个优势。这样的真理只能是上帝从天上启示出来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凭空想象出来的。

可称颂的三位一体！

最单纯的至高至尊！三在一里！

唯独你永远上帝。

三位一体真神啊！

可称颂的平等三位。

独一的上帝，我们赞美你。

——法柏

## 第5章

### 上帝的自有

万有之主！只有你能称为自有永有（我是我所是）；但因为我们是按你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着你说“我是”，我们这样说是承认我们是出自于你，我们的话不过是你自己话语的回声。我们承认你是伟大的起初，我们都是你因着你的良善而有的不完全的摹本，我们心存感恩。我们敬拜你，永远的父。阿们。

诺洼天（Novatian）说：“上帝没有源头，”<sup>①</sup>正是这个没有起源的概念，将上帝与一切不是上帝的分别开来。

“源头”这个词只能用在被造物上，当我们想象任何有起源的东西，我们就不是在想上帝。上帝是自有的，而

---

<sup>①</sup> Novatian, *On the Trinity*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19), 25.

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必定是起源于某时某地。除了上帝，没有什么能自己作自己存在的起因。

我们努力寻找事物的起源，证明我们相信每一件事物都是被那一个非受造的创造出来的。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件事物都是从别的事物产生的。任何存在物都必定有一个在它之前的原因引起它，这个原因至少应当与它平等，因为你不能从少生多，从次生好。任何人或任何事同时都是从原因产生，而又成为其他人或其他事的原因；如此一直追问下去，就会达到那位作为万有的原因却没有什麼作他的原因的那一位。

小孩子会问：“上帝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刚好不知不觉地暴露了他的受造性。原因、来源及起源的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他里面了。他知道他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来的，于是他就把这个概念延伸到上帝身上。这位小哲学家是按受造之人的习惯来思想的，考虑到他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供应，他的思想还是不错的。他应当被告知上帝是没有起源的，他会发现这一点很难理解，因为这就引入了一个对他完全陌生的范畴，并且与那如此根深蒂固要为一切事物寻找起源的倾向相矛盾，这种倾向会驱使他一直追溯事物的背后，以及背后的背后，去找到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开端。

持续地去思想那不能把原因这个概念运用于其上的存

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话。有某些情况下，一点亮光通过直视是看不见的，而把眼光的焦点稍微偏向一边才能看到，关于非受造的观念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把思想聚焦在那纯粹非受造的存在上，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他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只有通过信心与爱心，我们才能在他经过我们藏身的岩石洞穴时，瞥见他的背影。莫林诺说道：“尽管这种知识非常模糊，隐藏在密云之中，并且不太具体，但这样的知识是超自然的，它会产生一种对上帝的认识，比我们今生通过任何感性的或具体的理解所能形成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更加清楚和完全；因为所有有形的与可以感知的形象都无限地远离上帝。”<sup>①</sup>

作为受造之物，人类的心智对于非受造者有一种可以理解的不安。我们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进入我们所熟悉的圈子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们一想到有一个存在，其存在完全不向我们解释，他不对任何人负责，他是自我存在、自我依靠和自我满足的，我们就会不好受。

哲学与科学并不总是对上帝的观念表示友好，理由是，它们都致力于给万物的存在作一个说明，它们对于拒不说明自己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耐心。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承认他们还有许多未知之地；但是要他们承认有什么事

<sup>①</sup> Michael de Molinos, *The Spiritual Guide*, 58.

情是他们永远不能知道、也不能用什么办法去发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承认有一位存在于我们之外，在我们所有的范畴之外，你不可能以一个名称就将其打发掉，不能把他召到我们理性的法庭上受审，也不能接受我们好奇的询问：所有这些都需要相当大的谦卑，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所以为了保全我们的面子，我们就把上帝想象为比我们低级或至少把他降到我们能够加以处理的水平。然而他却是何等无法把握！因为他同时是无所不在又无处可寻，因为处所与时空有关，而他却独立于时空存在。他不被时间与运动所影响，他完全独立，对他亲手所创造的世界没有任何亏欠。

你无时间，无空间，单一，独立，

却是庄严的三位；

伟大，永远，唯一的上帝是一体。

你独有威严，独有荣耀，

谁能传说你奇妙的作为呢？

可畏的三位一体！

——法柏

我们当中有数百万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圣经非常普

及的国度，参加教会，并且致力于推广基督教，却终其一生，一次都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上帝的存在，或者试图这样做，想到这一点并不令人愉快。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以奇妙敬畏的心注视那位“自有永有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对自己存在者溯源追踪，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太痛苦了。我们宁愿去想一些更能带来实际好处的事——比如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器械，或者让从前只长一片草叶的地方，长出两片叶子来。这种态度使我们如今付上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就是我们信仰的世俗化，以及我们内在生命的腐败。

也许有些真诚但是困惑的基督徒，在这个地方会想问一问思想与现实结合的问题：我一直在论述的这些概念有什么实用价值。“这些东西对我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他可能会问，“一个自我存在的上帝对我和其他像我这样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和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有什么意义？”

对此我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作品，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问题及其答案都是神学性的。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在掌管宇宙，这样的知识对于形成健全的生活哲学和清楚的世界观是不可或缺的。有一句广被引用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名言说：“认识你自己，别去管上帝。对于人类，恰当的研究对象是人。”如果我们以为这句话是真理，那么人除了表面肤浅的了解之

外，根本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除非我们对“上帝是谁”至少有一些认识，否则我们就永远不能知道我们是谁和是什么。因此之故，上帝的自我存在就不是一个干巴巴的教义，是与生活无关的学术问题；事实上，它与我们的呼吸一样贴近生活，与最先进的外科技术一样有用。

因着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比其他一切受造之物更尊贵。我们都应当明白，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不是一个诗意的幻想，也不是一个从宗教热诚中产生的观念。它是一个非常坚固的神学事实，是圣经里明明教导的，是教会所认信的，对于正确理解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真理。

人是受造的存在，是派生的、依赖性的存在体，在他自己他本身不拥有任何东西，而是每时每刻都要依靠那一位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他的主。上帝存在的事实对人存在的事实是非常必要的。认为上帝不存在，人的存在就没有了根基。

上帝就是一切，人什么都不是，这是基督教信仰与敬拜的一个基本教义；这个基督教的教导与东方比较完善和思辨性较强的宗教不谋而合。人类的全部天才不过是对原初那个声音的回应，是对非受造之光的反射。如果太阳西沉，光束就会消失，同样，人若与上帝分开，也会退回到原来一无所有的空虚中，他也是因着创造的呼召从空虚中

出来。

不光是人，所有的存在之物都是出自上帝的创造之力，并且继续依靠这创造力而存在。“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约1:1,3）约翰就是这样解释的，保罗也同意他的说法：“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1:16-17）《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在这样的见证上加上自己的声音，见证说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1:3）。

万有完全依赖上帝的创造性旨意而存在，在这样的依赖中隐藏着圣洁与罪恶两种可能性。人是上帝的形象的标志之一，就是他拥有道德选择的能力。基督教教导说，人类选择了独立于上帝，并且以不顺服上帝的命令来加强自己的选择。这一行动破坏了存在于上帝与其受造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它拒绝以上帝为存在的根基，并且把人丢回给人自己。从那之后，他就不再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而成了他自己的世界里的太阳，其他的一切都要围绕他来运行。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我是我所是的）。

我们不可能想象有比这个更加极端肯定自我的宣告。上帝所是的一切，与一切是上帝的，都从这个不受限制独立存在的宣言中得到表达。然而在上帝那里，他的自我肯定不是罪，而是一切可能的良善、圣洁与真理的精粹。

天然的人是罪人，因为而且仅仅因为他以自己的自我挑战上帝的自我。在所有别的事上他可以乐意接受上帝的主权；在他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他却要拒绝上帝的主权。对于他来说，上帝的统治权终止于他自己的统治权开始的地方。对他来说，他的小小的“我”变成了不可一世的“朕”，在这一点上他不自觉地模仿了路西弗，那位反叛的晨星之子，路西弗在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众星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赛14:13）

然而自我是如此微妙的东西，很少有人自觉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人是反叛的，而他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我行我素，如果他多少意识到了，也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正常的事情。他也许会非常情愿与他人分享他的自我，有时候甚至牺牲他的自我，去达到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他从来不会从自我统治的宝座上退下来。无论他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上滑落到什么地步，在他自己的眼中他仍然是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任何人，包括上帝，都休想把他从宝座上拉下来。

罪有很多的表现，但是其实质只有一个。作为一个道德性的存在，人被造是要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他却坐在他的自我宝座上，从那个自我高举的所在宣称：“我是。”这就是罪的内在精华；然而因为它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它看起来是好的。只有当一个人听见福音时，他的灵魂被带到至高者的面前，除去了一切无知之盾的保护，那时人道德上可怕的错位才被良心发现。用福音传道者的语言来说，这样与烈火般的上帝狭路相逢的经历，就是使人知罪。基督说到他将要差遣圣灵到世上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16:8）他说的就是这种经历。

基督的这些话最早应验在五旬节，彼得讲了基督教会历史上第一篇布道之后。“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徒2:37）这一句“我们当怎样行？”就是每一个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篡位者、坐在一个偷来的宝座上的人，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喊。无论多么令人痛苦，正是这样裂人肝胆的道德上的惊恐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悔改，使一个痛悔的人从宝座上下来，在福音中找到赦免与平安，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说：“心灵的纯洁在于只求一件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同样是真理，

“罪恶的本质在于只求一件事。”因为让我们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作对，就是把上帝从宝座上拉下来，让自己在我们灵魂的小小王国里成为至高者。罪从其邪恶的根本上看就是如此。罪可以增加到如海边的沙子不可胜数，但是它却仍然只是一个。众罪之存在，是因为有了一罪。这就是那个广泛被人误解与诽谤的、说人的天性全然堕落之教义背后的基本原理。这个教义说，一个独立于上帝的人，除了犯罪，不会做任何别的事，他所行的善，根本不是什么善。上帝拒绝他的最好的宗教表现，如同拒绝该隐的献祭一样。只有当他把宝座交还给上帝后，他的工作才能被接纳。

一个人想要作个好基督徒，却仍然在生命中保持着我行我素的倾向，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的道德生命，他的挣扎非常生动地描述在使徒保罗《罗马书》第7章中；而且他的见证与先知的教导完全吻合。在基督降生800年之前，先知以赛亚把罪等同于反抗上帝的意志，并宣告人有权选择他所想要走的道路。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赛53:6）我相信，对于罪，再没有更精确的描述了。

众圣徒的见证与先知和使徒完全一致，就是在人类行为的源头，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原则，把人所做的一切都变成了恶。基督完全地拯救我们，是通过把这一个人性的倾向

颠倒过来；他必须把一种新的原则植入我们里面，使我们随后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和造福他人。旧我的罪恶必须治死，而唯一能够杀死它们的工具就是十字架。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而数年之后，得胜的使徒保罗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

我的上帝，要是罪恶的能力犹在，  
灵魂的反叛活跃，  
你的赦免就仍然不够，  
当兴起十字架，把自我杀死。

爱的上帝啊，求你彰显你的能力，  
只有基督复活仍然不够，  
我也要仰望明丽的蓝天，  
从死里复活，像基督复活一样。

——希腊赞美诗



## 第6章

### 上帝的自足性

上帝啊，求你教导我们，你并不需要什么。若是你需要什么事物，那一事物就显出你的不完美了；我们怎么能够敬拜一个不完美的上帝呢？若是你不需要任何事物，你也不需要任何人，如果不需要任何人，你也就不需要我们。虽然你并不需要我们，你却在寻找我们。我们寻求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阿们。

我们的主说，父在他自己有生命（约5:26），这就是他教导的典型特点，他往往用一句非常精炼的话，说出一个超乎人类思想极限的高超真理。他说，上帝是自足的；在这些字的终极意义里，他在他自己里面拥有他所是的一切。

上帝所是的无论是什么，一切上帝之所是的，都是在他自己里面。所有的生命都是在上帝里面，并且出于上帝，无论是最低级的无意识的生命，还是高度自觉、智能发达的撒拉弗的生命。没有什么受造物在自己里面有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上帝来的礼物。

相反，上帝的生命不是从另外的存在来的礼物。如果有一个什么存在，上帝从它那里接受生命的礼物，或是任何别的礼物，那个另外的存在其实就成了上帝。我们想到上帝的最基本、也是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包含万有，所有被给出的东西都是他给予的，但是他自己从不接受任何东西，除非是他首先给出了的东西。

认为上帝存在任何需要，就是承认神圣的存在不完全。需要是用在受造者身上的，不是用来描述创造者的。上帝与他所造的万物有一个自愿的关系，但是他与他外面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必要的关系。他对受造物的兴趣来源于他主权的善良旨意，而不是需要它们来供应他或是给他带来完善，因为他本来就是完美的。

在这里我们又要把我们所熟悉的思想定式颠倒过来，努力去理解那一个独特的、只在这个情形下是真的存在，在任何别的情形下都是不可能的独立的存在。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受造物之间是彼此需要的。没有什么事物是完美无缺的，而是需要在它以外的事物供应其生存。所有靠

呼吸生存的生物都需要空气。所有的血肉之躯都需要食物和水。把空气和水从地上拿走，所有的生命顷刻就要消灭。所有的生物都需要别的东西维持生命，而万物都需要上帝才能存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只有上帝才不需要任何东西。

一条河流因其支流而增大，但是哪里有一条支流可以增加万有之源的容量？因为万有都因他的无限丰富而存在。

无法测度的大海；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你而来，  
而你的生命就是你欢乐的自体。

——法柏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宇宙，这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喜欢追根究底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知道为什么，我们起码可能知道他创造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满足他未曾满足的需要，因为人会为了遮风挡雨而建造房子，或是种植玉米来提供所需要的食物。需要这个字眼对上帝是完全陌生的。

因为他是超越万有的存在，所以上帝不能被升高。没有什么在他之上，在他之外。向着他的一切运动就是受造物的上升运动，离开他的运动就是下降。他保有自己的超越地位，不依赖于任何东西。就如同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高举，也没有人能够把他降低。圣经上说，他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

万有（来1:3）。他又怎么能够被他所托住的事物来托住或支撑呢？

若是所有的人突然之间全部眼睛瞎了，太阳会照样在白日升起，星星也照样在夜空闪耀，因为日与月并不依赖于那亿万双仰望它们光源的眼睛。所以，即使世上所有的人都变成无神论者，上帝却丝毫不受影响。他在他自己里面是其所是，根本不用看人脸色。你相信上帝也不会增加他的完美；你怀疑他也不会夺去他什么。

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是全能的，就不需要支持。一个可怜兮兮、卑躬屈节的上帝，向人摇尾乞怜要人喜欢他的上帝，并不是一个令人心仪的形象；然而你若是仔细观察，就能看到这正是我们当代流行的上帝概念。20世纪的基督教把上帝变成了一个受人照顾的孤寡老人。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如此之高，使我们很容易地相信我们是上帝所必需的，并且为此沾沾自喜。然而事实是，我们的存在不会使上帝更伟大，我们的不在也不会使他更渺小。而我们的确存在，这是出于上帝的自由决定，而不是我们值得存在或是他需要我们存在。

也许上帝不需要我们这个真理，对于我们这些天生自我中心的人，是最难以接受的。我们通常把上帝描述成为一个忙忙碌碌、满腔热忱而时常受挫折的父亲，为了推行他自己的慈爱的拯救计划而东奔西走，想要为世界带来和

平与拯救，但是，就如朱利安女士所言：“我清楚看见上帝仍然在运行万事，即使是最微小的事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下。”<sup>①</sup>运行万有的上帝不需要帮助，也不需要帮手。

许多宣教事工的宣传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受挫的全能上帝的假想之上的。一个能说会道的讲员，能够轻易地激动其所听者，让他们不仅同情那没有得救的异教徒，也同情上帝，因为上帝如此努力地坚持着要拯救他们，却因缺乏支持，到如今仍然没有进展。我恐怕有数千个年轻的基督徒，投入基督教事工时，他们最高的动机不过是帮助一位可怜的上帝摆脱困境。这位上帝因着自己的爱心让自己卷入了一种尴尬的困境，又因着自己能力有限而无法脱身。在这个动机上，加上从某种意义上可称道的理想主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相当多的同情，你就掌握了许多基督教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力了。

再则，上帝不需要护卫者，他是永远的不设防者。上帝用我们常用的习惯用语与我们交通，是为了便于我们理解他。上帝在圣经里面使用了使用很多军事术语；但是这些话从来不是要我们把上帝的宝座设想为受到围攻，有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众天军在保护它，免得被攻击推翻。这样想就是误解了圣经上要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一切。无论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都不会赞同这种幼稚的观念。一位要受保护的上帝，

① Julian of Norwich,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27.

只能在受到别人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帮助我们。只有当他在宇宙的正邪较量中胜出的时候，我们才能依靠他。这样的一个上帝不能得到有理性的人们的敬重；他只会激起他们的同情。

我们的思想要与上帝相称，才是正确的。把关于上帝的低级观念从我们心里清除出去，使他在我们心里的地位与他在宇宙中的地位相当，对我们道德的重振极其紧迫。基督教是有关上帝与人类的，但其焦点是上帝而不是人类。人类的重要性在于他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在他自己，他一无所是。诗人与先知在圣经里提到人，说他是可怜的，软弱无能，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赛2:22），他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诗90:6）。上帝是为他自己存在的，而人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这个真理是圣经里面反复强调的教导。上帝的荣耀首先是在高天之上，如同它也必定将要显明在地上。

从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圣经对于信心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是如此不厌其烦地教导，为什么上帝的话将不信定为死罪。在一切被造物中，没有一个敢信靠自己。只有上帝信赖他自己；其他的存在都要相信上帝。不信其实是扭曲的信心，因为它不信赖永生的上帝，而信靠必死的人类。不信之人，否认了上帝的自足性，又僭取了他所没有的属性。这双重的罪恶玷辱上帝的荣耀，

并且最终毁灭人的灵魂。

上帝在其慈爱怜悯中，以基督的形象走近我们。这是从使徒时代以来教会的一贯立场。上帝通过永恒之子道成肉身来就近我们，确定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然而这个教义在近代教会，比起在初期教会，意义有所改变，也有所削弱。近代人把在肉身中显现的人子耶稣，与其神性划了等号，把他所有人性的弱点与有限性也归为他的神性。真相是，那在我们中间行走的人子，他所显示的不是无隐匿的神性，而是完美的人性。那可畏的神性的威严，被上帝满有怜悯地隐藏在柔和的人性里面，以保护我们人类。耶和華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出19:21）稍后，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33:20）

今天的基督徒好像完全凭着肉体来认识耶稣。他们为了来与他交通，先把他的烈火般的圣洁和不可接近的神圣威严除掉，这些神圣的本性他在世上的时候都被遮盖起来，而在他回到天父的右边的时候又都完全地呈现出来。普通基督教的基督肖像脸上挂着微弱的笑容，头上有一个光圈。他变成了被人制造出来而且与人、至少是与某些人相像的人物，这样的形象或许令人愉悦却不会令人敬畏。这个样子的基督，如果人们需要他，他也需要他们。

我们不要误会，以为神圣的自足性这个真理会让基督徒的活动陷入瘫痪。相反它却会激励一切圣洁的努力。这个真理，对人的自信是一个必需的谴责，然而当把它放在圣经的整体视角中，就会把我们心中那令人精疲力竭的属人的重担挪去，而负起基督那容易轻省的轭，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益处，而投入圣灵加给我们的辛劳。因为有一个值得称颂的好消息，就是那位不需要任何人的上帝，以其主权的决定，下降到人间，通过顺服他的人们，在他们里面运行，和他们一起做工。

如果这一切显得自相矛盾——阿们，就让它是这样吧。不同的真理要素永远彼此相对立，有时需要我们相信表面上相反的东西，同时我们在等候那一刻到来，那时我们就会什么都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那时候，我们现在看来是矛盾的东西将要起来联合为一个光明灿烂的整体，而我们也会明白，矛盾的不是在真理本身，而是在我们这被罪所损伤了的心智里。

与此同时，我们内在的满足，来自在爱中顺服基督的命令和使徒被圣灵感动发出的劝诫。“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腓2:13）。他不需要任何人，但当人有信心的时候，他就能够使用任何人来工作。这一句话里面有两个宣告，我们需要同时接受，才能过一个健康的灵性生活。整整一代人完全淡忘了第一个因素，即上

帝不需要任何人，因此我们的灵性受到很深的伤害。

众善之源啊，所有的祝福都是从你而出；  
你的丰富不知何为缺乏；  
你所想要的，除了你自己，还有别的吗？  
然而，你虽然自足，却想要我这个不配的心。  
这个，只有这个，是你所要的。

——约翰·舍斐勒（Johann Scheffler）



## 第7章

### 上帝的永恒性

今天我们的心因为要思想你的永恒性而欢呼，尽管我们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你的永恒，你这亘古永存者啊。主啊，你不是从万古之先，就是我的上帝，我独一的至圣者吗？

我们敬拜你，永远的父，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还有你，独生的爱子，你的根源从太初就有；我们也感谢敬拜你，永远的圣灵，你在世界的根基立定之前，就与父和子同活同在同享荣耀。

扩张我们的灵魂之殿，洁净它们，好让它们适合你的灵来居住，因为你喜爱义人的纯洁心灵，甚于一切的宫殿。阿们。

永恒这个概念，像雄伟高峻的连绵山脉，贯通于整个

圣经之中，在正统的希伯来和基督教思想中，它是个大而可畏的概念。要是我们拒绝了这个概念，就完全不可能追随先知和使徒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充满了漫长的永恒的梦想。

因为永远（everlasting）这个词有时候被圣经作者只不过是用来表达存在很久的意思而已（如“永久的山”），有人就说，当圣经作者写作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永无终结的存在这个思想，无穷无尽的永远是后来的神学家们加给他们的。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且就我所知，一点学术的根据都没有。有些人这样说，是为了逃避永远刑罚的教义。因为拒绝了道德报应的永远性，他们为了自圆其说，就被迫弱化一切无穷无尽的概念。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如此行的时候。人们想要抹杀一个真理，让它沉默不语，免得它作见证显出了某个错误。

事实是，如果在这个词的终极的意义上，圣经没有教导上帝拥有无穷无尽的存在，我们就被迫要从他的其他属性里面推导出来。如果圣经没有一个词汇表达绝对的永远存在这个意思，我们就必须杜撰一个来表达这个概念，因为在这本被上帝启示出来的圣经中，永恒性到处可见，或被设为前提，或被作为结论，并且总是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无穷无尽的观念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就如同碳元素在自然王国里面同样重要。因为碳元素几乎无处不在，它

是一切生物的基本元素，且供应一切生命以能量，所以永远存在的概念同样重要，它使一切基督教教义有了意义。事实上，我知道任何基督教信条，如果把永恒性从其中拿去，就没有一条能够保持其重要性。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90:2）摩西在圣灵里说。“从消失点到消失点”，可以是另外一种说法，与摩西所用的词意义相当。人的心灵向后看，直到昏暗的过去消失了，然后他回转过来，向前看未来，直到思想与想象因力竭而倒地：但是上帝在这两个节点之上，丝毫不受影响。

时间标志着受造界的开始；因为上帝的存在没有开始，所以时间不适用于上帝。“开始”是一个时间性的词汇，它对于高高在上者没有个人的意义。

你住在永恒之域，  
没有时代能够将年数在你身上堆积；  
亲爱的上帝，你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永恒不移。

——法柏

因为上帝居住在永远的现在，他没有过去也没有未

来。当圣经中出现时间词汇的时候，它说的是我们的时间，而不是上帝的。当四活物在宝座面前昼夜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4:8），他们是用造物界里常用的三个时态，把上帝与受造物认同；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好的，因为上帝以其至高的旨意愿意与人认同。但是因为上帝是非受造的，他本身就不受我们称之为时间的那种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侵扰。

上帝住在永恒里，但是时间住在上帝里。上帝已经经历了我们所有的未来，就如同他已经经历了我们所有的过去。C. S. 路易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图解，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他说，设想有一张大纸，延伸到无限，代表永恒；在这纸上，画一条短线，代表时间。因为时间在那无限广阔的纸张里面开始，又在里面终结，所以时间在上帝里面开始，也在上帝里面终结。

上帝出现在时间的开端并不难理解，然而上帝同时出现在时间的开端与终结却很难理解，但是真理就是如此。我们把时间理解为一个前后相继的事物发生的过程。这是我们理解宇宙中连续变化的方式。变化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前后相继的，是一个接着一个，这种“前”与“后”的关系使我们产生了时间概念。我们要等待太阳在天空东升西落，时针在表盘上周而复始，但是上帝根本不需要等

待。对上帝来说，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我是上帝……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赛46:9-10）他一次同时看到起初与结尾。库萨的尼古拉说：“无限的持续，就是永恒本身，包括了所有的前后相继的事物。在我们看来，前后相继的事物，并不存在于你的概念之外，而你的概念是永恒的……这样，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住在天堂的围墙之内，而这堵围墙所划定的就是那种先与后一致，终与始合一，阿尔法与俄梅嘎无别的永恒之境……因为此时（NOW）与彼时（THEN）在天堂的围墙之内是一致的。但是，我的上帝啊，你是绝对而永恒的，你住在此时与彼时的彼岸，并且从那里发出你的话语。”<sup>①</sup>

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我在本章前面也引用过。在这首诗里，他称颂上帝的永恒。对他来说，这个真理是一个坚固的神学事实，就如同他所十分熟悉的西奈山一样牢固和坚硬，而这一真理对他有两个实际的意义：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所以他可以成为那些被时间驱使的上帝子民的唯一的安全居所，直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诗90:1）第二个想法就不太安慰人心了：上帝的永恒是如此漫长，而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如此短暂，我们应当如何建立手中的工作呢？我们应当如

<sup>①</sup> Nicolas of Cusa, *The Vision of God*, 48, 49, 50.

何避免世间万事的侵蚀作用，不至被它们消耗与毁灭呢？上帝充满并且统治着这首诗，因此摩西向上帝明明地呼求：“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90:12）我认识了至圣者的永恒性，但愿我不会虚度时光，白白掌握了这个知识！

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常常在上帝面前，站在永恒的边缘，长时间地默想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有限的年日，这是有智慧的做法。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活在永恒里，就像我们被造也是为了活在时间里。作为一个有道德责任的存在，我们必须同时面对二者。

传道者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他们的心里（传3:11）。我想他在这里把人的荣耀与可悲同时表达出来了。人为永恒而造，却被迫活在时间里面，这对人来说是个极大的悲剧。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在呼唤着生命与永恒，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死亡和变化。然而，上帝是用永恒为材料创造我们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还没有被获得的荣耀和一个还没有被兑现的预言。

即使我再次提到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强调这个事实对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性，是它的一个支柱，我也希望人们不要以为这是不恰当的重复。神圣的形象被罪所污损，以至于很难辨认出来，但是，把人对不朽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作为上帝形象的记号之一，不是很合理吗？

不会把我们委弃于尘土；  
你造了人，他不知为什么；  
他以为他不是为死而造的，  
但是，是你造了他，而你是公义的。<sup>①</sup>

这是丁尼生（Tennyson）得出的逻辑推理，而我们人里面最深的本能都会同意他的话。人里面古老的上帝形象，向他悄悄述说永生的盼望；他会在某处继续存在。然而他还无法欢喜，因为那到世上来的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已经扰乱了他的良心，以有罪的证据和死亡的明证让他心惊胆战。所以他被夹在一副石磨中间，在希望与恐惧这上、下磨石之间，来回碾磨。

就在这里，基督教的信息显明出来其甜蜜的意义：“耶稣基督……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1:10）这是最伟大的基督徒写的，当时他（保罗）就要去面对刽子手给他执行死刑了。上帝的永恒性与人的必死性，联合起来说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对每一个人来说，不是耶稣，就是永远的悲剧。我们的主从永恒之中进入时间，来拯

① Tennyson, *In Memoriam*.

救他的弟兄们，这些人在道德上的愚顽已经使他们成为愚人，去追逐这转瞬即逝的世界，同时也成为罪恶与死亡的奴仆。

在这边，

短暂的生命，短暂的悲哀和忧虑；

在那边，

没有眼泪，没有穷尽，只有欢乐永存。

在那里，

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是我们杯中的份。

他的恩典完美无缺，任我们永远享受不尽。

面对面看见他，我们敬拜不停。

——克吕尼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uny）

## 第8章

### 上帝的无限

我们的天父：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即使必须藏匿在岩石洞穴中，在你手掌的掩护下；即使要失去朋友或产业，或减少在世的日子；无论是什么代价，让我们按你所是的来认识你，好让我们按你当得的荣耀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世界是邪恶的，这时代已经渐渐到了末后。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他的教会，如同当年以西结先知看到有火一样的云彩离开了圣殿。

亚伯拉罕的上帝已经不再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同在，另外一个我们的祖先所不认识的神，在我们中间安居下来。这个神是我们造的，正因为我们造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因为我们造了他，所以他永远不会把我们吓一

大跳，不会让我们五体投地，或惊恐畏惧，也不会超越我们，遥不可及。

荣耀的上帝有时也的确启示他自己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温暖可爱，撒下祝福，但是他经常是在医治人、赐人永远的亮光之前，令人惊恐，把人压倒，使人眼瞎。我们祖先事奉的是这样一位上帝，他也愿意作他们的属灵后代的上帝。我们只需要为他预备住所，用我们的信心、爱心和谦卑顺服。我们只需要足够地渴求他，他就会来到我们这里，向我们显现。

我们是否要让一位圣徒，同时又有思想深度的人，来劝劝我们？听听安瑟伦吧，不光听而已，更好的是听了照着做。

兴起吧，渺小的人啊！暂时放下你手中的事情，暂时屏蔽你烦扰的思绪，把愁苦重担都抛在一边，经营劳碌弃之脑后。为上帝分别出一小段时间，在他里面安息片刻。进入心灵的内室，把一切思虑都关在外面，只让上帝，或任何有助于你亲近上帝的东西进去。现在说吧，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说！现在对上帝说，我如今寻求你的面，主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sup>①</sup>

---

① St. Anselm, *Proslogium*, 3.

在一切我们所能想到和说到的关于上帝的事情，他的无限是最难把握的。仅仅要想象无限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要把它概念化，就要求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试试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无限的，如果我们接受上帝的其他属性，我们也必须接受这一个。

在寻求理解上帝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因为道路漫长，没有车马舟楫相助就半途而废。登得越高，望得越远，景色就越美，而且这个旅程不是用脚，而是用心来走的。因此让我们追求“出神入化，心灵飞扬”，这是上帝很有可能赐给我们的，因我们知道，他经常让瞎眼的见到光明，他向婴孩和吃奶的吐露的真理，常常是智士和学者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瞎眼的定要看见，耳聋的定要听见。我们现在要期待接受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财富。

无限，当然就意味着没有限制，而很明显的是，一个有限的心灵不能掌握无限。在这一章里，面对我讨论的对象，我的思想纵然捉襟见肘，我的笔头却不能止步不前，因此读者诸君也一定会发现，面对无限这个话题，我们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我们陷入困境的理由，在前面已经提到。我们是在想象一个对我们完全陌生的存在样式，与我们所知道、所熟

悉的这个由时间、空间和物质所组成世界里的任何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诺洼天写道：“在此时此景，以及在我们所有对于上帝其他的本质与内容思索中，我们都超出了自己的概括能力之外，没有任何人有口才可以恰当地描述出上帝的大能，能够配得上他的伟大。在思想与述说上帝的威荣的时候，所有的思维显得何等无力，所有的雄辩都哑口无言。因为上帝比我们的心思伟大。他的伟大无法想象。不，若是可以想象的话，他就会比我们的心思小，因为我们的心思可以构造这个概念。他比所有的语言都伟大，没有任何陈述能够表达他。事实上，如果有言语可以表达他，他就会比人类的语言小，因为这样人就能够用语言把他的所是收集起来，陈述出来。我们关于他的思想一定是比他小的。我们最高超的话语与他相比都无足轻重。”<sup>①</sup>

不幸的是，无限这个概念并不常常保持它的精确意义。我们常粗心大意地用它来表示许多或大量。比如，我们说某个画家，为了一幅画，花费了无限的心血，或者一位教师，在课堂上有无限的耐心。其实这个字眼，不能用在受造物身上，只能单单用于上帝。因此，讨论天空是不是无限的，只是玩文字游戏。因为无限者单单只有一位，没有第二位。

---

<sup>①</sup> Novatian, *On the Trinity*, 26-27.

再者，说上帝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他是无法度量的。度量是受造之物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的，他描述的是限度，不完美、不完全，不能用在上帝身上。重量描述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距离描述的是两个物体空间上的间隔；长度描述的是物体在空间里的延伸。还有一些其他我们熟悉的度量，比如，关于液体、能量、声音、光以及数目。我们也会试图度量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信心的大小、智力的高低、才华的深浅。

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用在上帝的身上，岂不是很明显的吗？我们可以用它来看待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却不能用它来看待上帝。上帝在一切之上、之外、之彼岸。我们有关度量的概念包括了高山和人类、原子和星球、引力和能量、数量和速度，但绝不包括上帝。我们不能够说到上帝的时候，又说到尺度、数量、大小、重量，因为这些说的是度数，但在上帝里面没有度数。上帝是他一切所是的，没有增长，没有加添，没有发展。在上帝里面没有多与少，没有大与小，他在他自己里面是其所是的，从来不带限制性的思想或话语。上帝就是上帝，就这么简单。

在那位神圣存在的可畏深渊里面，可能隐藏着我们一无所知、也对我们毫无意义的属性，就如同慈悲和恩典对撒拉弗与基路伯没有个人的意义一样。这些天使可能知道上帝有这些属性，但是他们因为没有犯罪，不需要祈求上

帝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他们不可能对这些属性有个人的体验。所以，可能会有——而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上帝的本质性的属性，他甚至没有对那些得到救赎的、被圣灵光照的儿女们启示出来。这些上帝属性隐藏的方面，与别人没有关系，只是与他自己有关。它们就如同月球的背面，我们知道其存在，但是却从来没有探察过，它对我们地球上的人没有直接的意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去探究那些没有被启示出来的上帝的属性。我们知道上帝是上帝就行了。

你的里面永远有，  
自己点起的火焰在燃烧，  
你从自己里面，  
一直提取无名的香膏。  
无须受造之物的敬拜，  
无须隐藏他的相貌，  
上帝永远是同样的奇妙！

——法柏

然而上帝的无限这一属性是启示出来了的，这一启示对我们大有益处。但是，除了让我们在惊奇中思想它以外，对我们来说，它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了，有很

多。我们越是多认识自己，多认识上帝，就越能从这一属性得到益处。

就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所以由他而来的一切事情也是无限的。我们这些可怜的被造之物，不断地从内在、外在两方面的限制受到挫折。我们一生的年岁实在很少，而且快如穿梭。人生就好像是一场短暂而紧张的音乐会排练，而我们却不能够存留到音乐会的开场。就在我们刚刚学会了一点点技巧的时候，我们却被迫放下手中的乐器，简直没有时间来思考、操练和表现我们的天性指示我们的那些我们所能做的事情。

从我们的诸多有限性转身，去思想上帝的无限，对我们是多么完全的满足啊！永恒的年岁存在他心里，对于他来说，没有时间过去，而是保留着；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与他一同享受无穷无尽的岁月里无穷无尽的丰富。上帝从来不会匆匆忙忙。没有什么工作是必须在限定时间完成的。仅仅知道这一点，就会让我们安然无忧，神经放松。对于在基督之外的人，时间是一头吃人的猛兽；然而这头猛兽在新造的人面前，卑躬屈膝，咕噜乞怜，舔手示好。时间，这个旧人类的敌人，成为了新人类的朋友，而天上时间旅程中的众星，也为了上帝所要尊荣的儿女们而战斗。这些我们都要从上帝的无限性中得知。

可是还有更多。上帝在这世上所给我们的礼物都是

有限的，它们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它们是在受造界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永生是无限的，就如上帝那样。基督徒拥有上帝本身的生命，分有了他的无限性。在上帝里面，有无限的生命供应所有的人，并且有无限的时间来享受这生命。天然的生命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上帝的生命却是回到他生命本身，并且永远没有终止。这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上帝的怜悯同样是无限的，这一知识对于那些饱受罪恶感折磨的人，并不是无关痛痒的学术知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5:20）罪显多是世界的灾难，但恩典显多则是人类的希望。罪无论有多少，总是有限的，因为是有限的人心和头脑所制造的；但是上帝的“更多”就把我们引到无限中来了。我们受造物有深深的顽症，但上帝却有无限的灵药。

一个又一个世纪，基督徒在见证“上帝爱世人，甚至……”（约3:16）我们还要在上帝的无限亮光中自己去体验这个大爱。他的爱无法测度，无边无际。它之所以没有边界，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上帝的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上帝的爱就是他的所是的一个方面，而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爱可以包容他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甚至加上亿万个这样的世界也宽绰有余。

看哪，这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  
我们忠实、永远不改变的朋友。  
他的爱与他的能力同样浩大，  
而这二者，没有人能够测试，也没有终极。  
是耶稣，这位创始成终者，  
以他的灵引导我们安全回家。  
我们要为过去的一切赞美他，  
并把将来的一切交托给他。

——约瑟·哈特（Joseph Hart）



## 第9章

### 上帝的不变性

我们的主基督啊，你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如同兔子躲在岩石下面，我们也奔向你寻找安全；就像倦飞的鸟儿寻找落脚之地，我们也飞向你，得以安息。在我们这天然的小世界里充满了机遇和改变，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找不到变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安居在你的里面，没有恐惧，没有怀疑，没有焦虑地面对明天。阿们。

——上帝的不变性，在他的众多属性中，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要真正地掌握它，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区分我们用以思考受造之物的那些比较普通的思想，和我们试图用来理解有关上帝事情的那些超乎寻常的思想。

说上帝是不改变的，就是说他从来都不会与自己有所

不同。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成长或发展中的上帝。对我来说，想象上帝以任何方式与他自己不同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道德的存在，他要改变，就一定会向着一定的方向改变，而其改变的方向不外乎三种。他或者从好变坏，或者从坏变好；或者如果他的道德水准是稳定的，他会在自己的里面发生改变，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一种存在的等级转到另一种等级。很明显的是，上帝不会沿着这三者其中任何一种方向来改变。他的完美性永远地排除了任何这样改变的可能性。

上帝不会变得更好，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他过去并不会比现在少一点圣洁，他也不可能比他现在和他过去一直以来更圣洁。上帝也不可能变得更坏。在上帝不可言说的圣洁本性里不可能有任何的恶化。事实上，我相信，这种事情想一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我们试图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所想的那个对象就已经不是上帝了，而是某个比他更小的人或物。我们所想的那个对象也许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受造者，但因为他是一个受造之物，他就不可能是自我存在的创造主。

就像在上帝的道德本性中不可能有改变，在上帝一切神圣的本性里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上帝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也唯有他能担得起独一无二这个词的正当意义；也

就是说，他的存在与所有其他的存在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已经看见上帝是如何在他的自有、自足和永恒性上与他的创造物不同。因着这些属性，上帝成为上帝，而不是成为什么别的东西。一个会经受任何最小程度改变的东西就既不是自有的、自足的，也不是永恒的，因此就不是上帝。

一个事物，只有当它是由各部分合成的，才能够改变，因为改变基本上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关系的改变，或者是把一种外来的元素加入到原来的复合体中。因为上帝是自有的，他不是合成的，在他里面没有什么部分可以被改变。因为他是自足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外面进到他的存在里。

安瑟伦说：“任何由各部分组成的东西就不完全是一个整体，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复数的，是与自己相区别的；因此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概念上，它是会解体的。但这些事情对于你（上帝）是陌生的，人不可想象还有什么比你更好的。因此，在你的里面没有部分，你也不是复数。但是，你是如此真实的一体性的存在，并且是如此的与自我同一，你没有任何方面与你自己不一样；你就是一本身，不能够用任何概念加以分开。”<sup>①</sup>

“上帝过去一直是怎样的，他现在也是怎样的，上帝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他将来也会一直是这样的。”上帝

① St. Anselm, *Proslogium*, 24-25.

关于他自己说的任何话都不需要加以修订；上帝启示给先知和使徒的关于他自己的任何话，也是不可废除的。他的不可改变性就决定了这一点。

上帝的不可改变性拿来与人的不断改变性相比较，就显出其最完全的美来。在上帝那里，改变是不可能的；在人那里，逃避改变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人或是人的世界都不是固定的，人及其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流中。每一个人都会在世上出现一会儿，笑一下，哭一下，工作一下，玩一下，然后就匆匆离开，为后人腾出空间，一代一代不断循环。

有些诗人对人生无常产生了一种病态的美感，并且用被人称为小调的靡靡之音来讴歌永远的变化。欧马（Omar）是个织帐篷的诗人，他以哀婉和幽默来歌唱变化与死亡这两个使人类不得安宁的大疾病。他劝陶匠说：“别太用力拍打你手中捏拿自如的泥巴，说不定它就是你爷爷的躯体所化。”他提醒寻欢作乐好饮酒的人说：“当你举杯畅饮葡萄酒的时候，也许你正在亲吻某位早已死去的古代美人的嘴唇。”

这种以优雅的幽默表达出来的甜蜜的哀伤，给他的四行诗加上了闪光的魅力，然而，无论有多美，他的整个的长诗是病态的，是病到死的。就如小鸟被将要吞噬它的蟒蛇迷住了，诗人也对那要毁灭他，以及所有人类、所有时

代的敌人神魂颠倒了。

圣经中《诗篇》的作者们，也一样直面人类的变化。但是，与世俗的诗人不同，他们是健康的，在他们的诗句里面有一种健全的力量。他们已经找到了治愈死亡痼疾的灵丹妙药。他们说，上帝是不变的。变化与死亡统治着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上帝是永远不改变的，在他里面有信心的人最终找到了永远持续的生命。与此同时，变化对于天国的儿女们不再是仇敌，而是朋友。现在发生在他们里面的变化，是住在里面的圣灵亲手作成的。使徒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3:18）

在一个变化与败坏的世界里，就是有信仰的人也不能完全快乐。他本能地追求无变化的世界，但是却一再被变化夺去他所熟悉、所宝贵的事物，因而伤心痛苦。

主啊！面对这无休无止的改变，  
我感到恶心；  
生命飞快地跑过  
它无休止的赛程和变化着的风景：  
变化不能在你不变的永恒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也不能从你沉默的永恒中激起任何回响。

——法柏

法柏的这些话可以在每个人的心里找到知音；然而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讨厌世上事物变化多端，缺乏稳定，但在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改变的能力是一个无价之宝，是一个从上帝来的、价值连城的礼物，值得我们不断感恩。对人类来说，他得到救赎的全部可能性就隐藏在他们改变的能力中。悔改的精义就是从一种人变成另一种人：说谎的人变成守信的人，江洋大盗变成正人君子，邪淫的变成纯洁的，骄傲的变成谦卑的。道德生命的每一根神经都改变了，思想、愿望、情感都被转化了，这个人不再是他从前的人了。这种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使徒把改变之前的人称为“旧人”，把改变之后的人称为“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3:10）

然而这种改变比任何外在行为所能够揭示的更深刻，也更根本，因为它还包括了接受另外一个更高品质的生命。那个旧人，就是在他最好的时候，所拥有的也只是亚当的生命，新人拥有的却是上帝的生命。而这也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它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当上帝把永恒的生命注入到人的灵里面的时候，那个人就变成了一个

新的和更高级的存在。

不变的上帝在执行他的整个救赎计划中充分利用了人和世界的可变性，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变化最终达到一个永恒、稳定的目标。在圣经《希伯来书》里面，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来10:9）这本奇书的全部教导都可以总结为这一句话。旧约作为临时性的预表被废除了，永远的新约代替了它。山羊和公牛的血在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流出了以后就失去了重要性。律法、祭坛和祭祀制度——都是暂时的，是会改变的；现在上帝永恒的律法已经永远铭刻在鲜活的、敏感的人的灵魂上。古老的帐幕不再存在，新的帐幕永远存留在天上，有上帝的儿子在那里做永远的大祭司。

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改变成为一个卑微的仆人来祝福他被赎的子民，但他自己却在变化的律法之外，不被宇宙中所发生的任何改变所影响。

万物的改变都在宣告我主永不改变。

——查尔斯·卫斯理

现在又要问到真理运用的问题了。有人问：“知道上帝是不改变的对我有什么用？难道这整个的事情不就是一种

形而上学的空谈吗？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只能给某些有特别的智能的人带来某些满足，但是对于讲究实际的人来说，却没有任何真正的重要性吗？”

如果“讲究实际的人”指的是那些完全沉溺在世俗事物当中、对基督作王的宣告毫无兴趣、对自己灵魂的益处漠不关心、对将来的世界不闻不问的非信徒，那么，本书对他们来说就是毫无用处的，而且不幸的是，任何严肃地谈论信仰的书籍都不能给他们任何好处。但是，尽管大多数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但他们绝对不构成人类的全部。仍然有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他们相信自己受造是为了来敬拜上帝，并且永远享受他的同在。他们非常急切地竭尽全力，想要学习一切关于上帝的事，因为他们要与这位上帝共度永恒。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会忘记我们，在他们个人兴趣转移的时候，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并且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改变他们对我们整个人格的评价，把我们“看透”了，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想到我们的主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永远不改变，不是能够给我们极大的力量吗？他对我们的态度，无论是在永远的过去，还是在无穷的将来，就像现在一样，永不改变，这一事实，岂不是同样令我们欢呼踊跃吗？

认识到我们天上的父亲永远不会与他自己不同，对

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多么大的平安哪！任何时候我们到他面前去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怀疑，这一次他到底心情好不好，会不会接待我们。无论你是带着痛苦和需要，还是信心和爱心，他都一样地接待你。他不会按时上下班，或者规定某个时段，谢绝来访。他也不会改变他对待任何事物的心态。在今天，在此时此刻，他对他所造的人类，对婴孩、病人、堕落的人、罪犯，与他当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为人类而死的时候，是完全一样的心情。

上帝永远不会情绪波动，不会时冷时热，不会对人失去激情。他对罪恶的态度与他当初把那个罪人驱逐出伊甸园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对罪人的态度与他伸手呼招罪人悔改得生命是一样的，那时他呼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

上帝永远不会妥协，也不需要人去游说他。他说出的话，没有人能够劝他修正，他也不会听了人的劝告，就来答应人自私的祷告。当我们尽一切努力来寻求上帝，讨他喜悦，与他交通时，我们要记得，要改变的是我们，不是他。“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玛3:6），我们只要满足他清楚列出的条件，让我们的生命与他显明的旨意一致，他的无穷大能就立即会在我们身上运行，按照他在真理之书上所记载的福音的方式拯救我们。

万有之源，众善之祖，  
永不改变，威荣常住。  
宝座远超，变化阴影。

苍茫大地，都会消失，  
或修或暂，全凭主旨。  
唯独上帝，永不稍移，  
自有永有，安稳到底。

——选自《沃克集》（*Walker's Collection*）

## 第10章

### 上帝的全知

主啊，你知道万事，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不能指示你任何事情，想要向你隐藏任何事情也是徒然的。在你全知的光中，我要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帮助我抛开一切的忧虑，因为你知道我所行的路，在你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阿们。

说上帝是全知的，就是说他拥有所有的知识，他不需要学习。然而更进一步的是：上帝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他也不能够学习。

圣经教导说：上帝从来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学习过什么。“谁曾测度耶和華的心（或作“谁曾指示耶和華的灵”），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

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赛40:13-14）“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11:34）这些由先知以赛亚和使徒保罗提出的反问，宣告上帝从来没有向人请教过。

从这里只需要再推一步，就可以得出结论，就是上帝是不可能学习的。要是上帝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接受了一些他不曾拥有、他从永世以来所没有的知识到他的心里，那就意味着他是不完美的，是比他自己小的。想象上帝需要坐在某一位教师的脚前，即使这位教师是一位天使长或是一位撒拉弗，仍是把上帝想象为另外一个人，不是至高的上帝，那位创造天地的主。

这种以否定的方式来推论上帝的全知，我相信，被我们的处境证明是正当的。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理智上的认识是如此渺小和模糊，所以我们有时候能够在努力理解上帝的时候通过思想他不是什么，来获得有关上帝认识的相当大的进步。迄今为止，在我们这个对于上帝属性的研究当中，我们已经被迫自由地运用这种否定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没有源头，他没有开始，他不需要帮助者，他不会经受变化。在他的本质存在中，没有限度。

通过告诉人们上帝不是什么样子，以使他们明白上帝是什么样子，这种方法也被圣经的作者们所使用。先知以赛亚喊着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

的上帝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賽40:28）還有上帝自己石破天驚地宣告：“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瑪3:6）假如所有其他的否定說法都被專橫地取消了，單單上帝這句否定式的話告訴我們有關上帝的全知，就比上萬字的學術論文更多。上帝永恆的信實是保羅用一個否定式的句子宣告出來的，他提到“無謊言的上帝”（多1:2），當天使宣告說，“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1:37），這個双重否定就構成了一個響亮的肯定。

上帝是全知的，不僅是聖經清楚的教導，它也可以從有關上帝的其他教導中推导出來。上帝完全地知道他自己，而他又是萬有的源頭和作者，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他知道一切能夠知道的事。上帝的知識是即時的且完全圓滿的，這些知識包括了過去在宇宙中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所存在或可能存在過的任何事物，以及每一事物最微小的細節。對於未來的事物也完全知道。

上帝可以立刻且毫不費力地知道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件事情：知道所有的心思和每一個心思、所有的靈和每一個靈魂、所有的存有和每一個存在、整個的受造界和每一個受造物、每一個複合體和所有的複合物、所有的法律和每一條法則、所有的關係、所有的原因、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奧秘、所有的謎底、所有的感覺、所有的願望、每一

个没有吐露出来的隐秘、所有的坐宝座的和掌权的、所有的人格、所有天上地下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运动、空间、时间、生命与死亡、善与恶、天堂和地狱。

因为上帝完美地知道所有的事，他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比那件事情更清楚，而是同样清楚地知道所有的事。他永远不会发现任何东西，他永远不会吃惊，他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情有疑惑，而且除非是为了人的好处而用问题启发他们，他也从来不会问任何人问题，或者是向他们寻求信息。

上帝是自我存在的，自我包含的，他完美地认识他自己，这是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做到的。“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林前2:11）只有无限者能够认识无限。

在上帝的全知里，我们看见有两个彼此相反的方面同时出现在神性里，就是上帝既令人惊恐，又令人神往。上帝彻彻底底地知道每一个人，这对于那些想要对上帝有所隐瞒的人——那些不愿意放弃罪的人，和那些在暗中与上帝、与人类作对的人来说，真是令人恐惧战兢。上帝知道每一个借口的脆弱。他从不接受我们为自己的罪恶行为所提供的可怜的辩解。因为他完全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被诅咒的灵魂在这样一位上帝面前当然会恐惧战兢。“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

中。”（诗90:8）看见亚当的子孙们在伊甸园之外的另一个院中想要躲在树后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但是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好躲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定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诗139:7,11-12）

对于我们这些听见福音并抓住其中的应许、逃到上帝那里寻找避难所的人，知道我们的天父完全认识我们，是何等难以言喻的甜蜜。没有任何搬弄是非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些关于我们的新事情；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提出对我们的指控；也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丑闻，暴露我们过去的罪恶让我们羞愧；也不会有什么性格上的弱点，被上帝发现了，从此离开我们，因为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他就认识我们，并且他召我们来信仰他之前，就已经知道所有于我们不利的的事情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赛54:10）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知道我们的构成，他记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天生悖逆，他为自己的缘故着手拯救我们（赛48:8-11）。他的独生儿子在地上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感受到了我们的痛苦，那强烈的、赤裸的、绝望的痛苦。他对我们的苦难与困境的认识不是理论性的；而是

有个人亲身经历的、充满热情和同情的。无论我们遭遇什么，上帝都知道，他都关切，这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

为了将喜乐带给众人，  
他作为一个小小的婴儿降生。  
他亲自成了忧患之子，  
为了体验作人的悲惨。

永远不要以为，你曾经有过一声叹息，  
是创造你的主，不曾注意。  
不要想你曾有一滴泪水流淌，  
是造你的主不在近旁。

啊，他把他的喜乐给了我们，  
好让他除去我们的悲伤。  
他陪伴我们，与我们一同哀伤，  
直到所有的忧伤，逃遁消亡。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 第11章

### 上帝的智慧

基督我们的主啊，你曾经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求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不去自作聪明，也不去让那些与我们一样愚蠢的世人称赞自己聪明。我们要弃绝自己的聪明，如同弃绝自己的愚蠢一样，我们要投奔你，你是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能力。阿们。

在我们着手对上帝的智慧进行这个简要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以对上帝的信心开始。照着我们通常的做法，我们不是先寻求理解，以使我们能够有信仰，而是我们已经有了信仰，而后我们才能理解。所以，我们不会去寻找证据来证明上帝是智慧的。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任何证据都不会让他口服心服承认上帝的智慧，但对于敬

拜上帝的人来说，什么证据都不需要。

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但2:20-22）相信上帝的人会与他同声赞美，并且和天使一同歌唱：“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启7:12）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永远都不会想，上帝需要提供证据，证实他的智慧与能力。他是上帝，这不就够了吗？

基督教神学宣告上帝是智慧的时候，它的意味比它所说的或能够说的更多，因为它试图用一个比较脆弱的词汇来背负一个不可思议的丰富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把它压垮，在那个意义的可怕重量之下粉身碎骨。诗人说：“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诗147:5）在这里，诗人要努力表达的神学观点正是无限。

因为无限所描述的是独特的存在，所以没有什么形容词可以加给它。我们不可能说“更加独特”，或者是“非常无限”。面对无限，我们只有沉默。

当然，也有次级的被造的智慧，是上帝为了受造物的最大好处，而赋予他们不同的智慧；然而这些智慧，无论是哪一种受造物的智慧，或是所有的智慧加在一起，与

上帝的智慧比起来，都小得可怜。因此，当使徒说上帝是“独一全智”（罗16:27）的，他说得不错。上帝在他自己里面有智慧，而所有的天使与人类，他们的智慧无论多么光彩夺目，都只不过是对上帝那非受造的灿烂智慧的反射；上帝的智慧之光，是从他天上至高的宝座上发出来的。

上帝是无限智慧的，这个观念是一切真理的根基。这个最基本的信念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保证我们有关上帝的其他信念能够正确健全。上帝不需要依赖任何受造物而存在，因此我们对他的观念当然也不会影响到他本身，但是我们相信一位创造和掌管整个的上帝，有着完美整全的智慧，可以让我们建立健全的道德。不这样做，就违背了那存在于我们里面，把我们人与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

在圣经中，智慧这个词，当被用来指上帝或好人的时候，通常带有比较强的道德色彩。它被想象为纯洁、慈爱和善良。在一个人的智慧中若是只有精明狡猾，这样的智慧通常归给恶人，这样的智慧是反叛性的，是虚假的。正与邪两种智慧一直在不断地冲突。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如果从西奈山顶和各各他山顶来看，就是上帝的智慧与魔鬼及堕落人类的狡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不完整的智慧最终会倒在完全的智慧面前。上帝已经警告过世人，他要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他要废去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的用处之一是，设计出完美的目标，并采取最完美的手段去达成这些目标。它从开始就看到结果，所以不必有什么猜测或揣摩。智慧能够看透万事，看到每一件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的恰当关系，因此能够以毫无错误的精确性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上帝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完全的智慧中做出的，首先是为自己的荣耀，其次是为了最大多数的人在最长时间里的最大好处。他所有的行动都是纯洁的，就如同它们是智慧的一样。它们又是良善的，就如同它们是智慧和纯洁的一样。他所有的行为不可能做得更好，而且一种更好的做出这些行为的方式也是不可想象的。无限智慧的上帝做事的方式是有限的受造之物不可能加以改进的。“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诗104:24）

如果没有受造的世界，上帝的智慧会永远封闭在他神圣本性的无底深渊中。上帝创造这些受造物，使之存在，是为了享受他们，而这些受造物也可以享受他。“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

许多世纪以来，有许多人宣称他们不能够相信，这样一个充满如此多谬误的世界竟然是用智慧设计出来的。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中塑造了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并给他起名叫潘格乐思博士

(Dr. Pangloss)，伏尔泰通过他的口以各样的证据论证一种哲学：“这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上最好的世界。”当然，愤世嫉俗的法国作家把这位老教授放在一些使他的哲学显得非常可笑的处境中，因此获得极大的快乐。

但是基督徒的生活观是比那个博士和他的“有充足的理由的乐观”更加现实的。事实是此时此刻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上最好的世界，而是笼罩在人类堕落的巨大灾难的阴影之下的世界。受启示的圣经作者坚持所有的受造物都在人类堕落的巨大打击下劳苦叹息（罗8:19-23）。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提供“充足的理由”；他们宣称：“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罗8:20）这些经文并不是努力去为上帝对待人的方式做辩解；它不过是简单地宣告一个事实而已。为上帝辩护的，是上帝自己的存在。

但在我们的眼泪中，我们也有希望。当主基督得胜的时刻来到，这个受苦的世界会被带进上帝儿子荣耀的自由里。对于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来说，黄金时代不是在远古，而是在将来，当那个时代到来的时候，整个宇宙会惊奇地看到，原来上帝真的对我们有丰富的智慧和聪明。同时，我们把自己的希望安置在独一无二的全智的上帝身上，即我们的救主身上，在耐心地等候着他慈悲的计划一步步实现出来。

虽然有眼泪，有痛苦，有死亡，但是我们相信，造我

们的上帝是无限智慧与善良的。就像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也同样把我们的希望单单放在上帝身上，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直到黑暗过去，天色发亮。我们因着上帝是上帝而安息。我相信唯有这才是真信心。任何需要可以感知的证据来支撑的信心都不是真的。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20:29）

信心的见证就是，不管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看来多么不好，上帝所有的行动都是以完全的智慧做出的。永恒的圣子披戴人的肉体，道成肉身，这是上帝伟大行动中的一个，我们可能肯定这个可畏的行动，是只有无限者才可能做出的完美行动。“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提前3:16）

上帝对人类的赎罪也是以同样毫无瑕疵的技艺完成的，毫无瑕疵是上帝所有工作的标志。虽然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但我们确实知道基督的代赎工作完美地使上帝与人和解，并且为所有信靠上帝的人打开了天国的大门。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在解释，而是在宣扬。事实上，我怀疑上帝是否能够让我们完全明白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一切。按照使徒彼得的说法，甚至天使也不知道，不管他们多么殷切地希望察看这些事情。

整个福音的运作，重生、圣灵进入人性里面、最终推翻罪恶的权势、最终建立基督的公义国度——所有这些都曾经从上帝无限丰富的智慧中流出，并且也还正在流出。天上那可称颂的至圣的观察者，以其最锐利的眼光都不能在上帝完成其救赎计划的过程中找出一点点瑕疵。撒拉弗和基路伯集合所有的智慧，更不能对这神圣的进程提出任何改进的意见。“我知道上帝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传3:14）

上帝拥有无限的智慧，这个真理应当成为我们信条当中的一条，这一点是生死攸关的；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中，通过祷告把它带到现实生活中。

积极地去相信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断地用他至高的旨意安排我们周围的环境，为我们的现今和永恒的好处效力，使灵魂得到真实的祝福。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只做一点点的祷告，一点点的事奉，在世上争名逐利，对永生只是心存希望，但却从来没有任何把握，总是在心里暗中害怕我们可能会错过进天国的道路。这是对真理的浪费，也是一个悲剧，并且永远不能给心灵带来安宁。

但是有一条更好的道路，就是弃绝我们自己的智慧，以上帝无限的智慧取而代之。人人都希望能够预知未来，

但是这对于我们灵性的进步是一个真正的拦阻。上帝已经为我们永恒的幸福亲自负上了完全的责任，并且已经准备好，一旦我们在信心中转向他，就要接手对我们整个生命的管理权。他的应许是这样的：“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赛42:16)

蒙上眼睛，让他带领，  
爱他就不需要，自己看清；  
上帝带领的孩子，  
不问现今是往何处行。  
尽管前面的道路全然陌生，  
穿越沼泽、旷野和高山峻岭。

——格哈德·特尔斯铁根

(Gerhard Tersteegen)

上帝不断地鼓励我们在黑暗中信靠他。“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密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赛45:2-3)

上帝许多大能的作为是在暗中做的，是世人和天使那探察的眼睛看不见的，晓得这一点，是多么鼓舞人心啊。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黑暗笼罩在深渊之上；当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时，他有一段时间是处在童女的黑暗子宫当中；当他为了世人牺牲他的生命的时候，也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在最后的关头没有人看见；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是在“黎明”（路24:1）阒无一人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他复活。这就像上帝在对我们说：“我是谁，是你们所需要知道的全部，也是对你们事关重大的，因为你们的希望和平安就在乎此。我会做我想做的，我所做的最后都会在光明中显出来，但我是怎么做的，那是我的秘密。相信我，不要害怕。”

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他想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智慧的，他为此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他完全能够实现这个计划。我们还缺什么呢？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是最蒙爱的。

在我们创造主的伟大设计中，  
他的全能和全智闪闪发光；  
他的工作，是多么奇妙的构成，  
诉说着他名的荣耀。

——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



## 第12章

### 上帝的全能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听见你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创17:1）。但是除非你用你极其伟大的能力给我们加添力量，我们这些天生软弱和有罪的人，如何能够行得完全呢？赐我们能力，好使我们抓住你在基督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你用此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在天上坐在你的右边。阿们。

《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在异象中听见，仿佛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启19:6）

至高主权和全能必须相伴而行，两者缺一不可。上帝要统治，就需要有能力。他的统治如果是主权至高的，他

就必须拥有所有的能力。这就是全能的意思，拥有所有的能力。全能（Omnipotent）这个词的英文来源于拉丁语，它与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具有相同意思的单词almighty是同样的意思。Almighty这个词源自于盎格鲁—撒克逊语。后面这个单词在英语圣经中出现了56次，都是用来形容上帝的。唯有他是全能的。

上帝所拥有的没有任何人能拥有：上帝拥有不可思议的大能大力，绝对的力量。我们是通过神圣的启示得以明白这一点的。但在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我们发现这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若是承认上帝是无限的，自我存在的，那我们立即就会明白他也同时是全能的，而人的理性跪倒在上帝的全能面前。

《诗篇》的作者说：“能力都属乎上帝”（诗62:11）。使徒保罗宣称，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1:20）。从这个知识出发，我们这样来思考上帝的全能：上帝有能力，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他所拥有的也应当是无限的；因此上帝有无限的能力，他是全能的。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上帝作为自我存在的创造者，是一切能力的源头。因为一个源头至少必须与任何从他里面导出的东西平等，上帝必须等于所有的力量，这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说，他是全能的。

上帝赋予受造物能力，但他是自给自足、完美无缺

的，因此他不可能放弃任何构成他完美的东西，而能力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永远没有放弃一点点他的能力。他给能力，但是并没有失去。他所给出的还是他自己的，也要回到他自己。他必须永远保持他的原样，全能的主上帝。

一个人不可能很动情地读了很多圣经，而没有注意到圣经人物的世界观与现代人的世界观之间的巨大的差别。我们今天因着世俗化的心态而蒙受了很多的损失，在圣经作者看到上帝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自然规律。他们的世界住满了人；我们的世界是一片荒场。他们的世界是鲜活的、个人化的；我们的世界是非个人化的、死板的。上帝统治着他们的世界；而我们的世界是被自然规律所统治。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这些在亿万人心中取代了上帝的所谓自然规律到底是什么东西？规律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由掌权者强加的外在的规则，比如说不能偷盗、不能使用暴力等类似的公共行为规则。这个词也被用来描述宇宙中一些事物运动的统一方式，但是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是错误的。我们在自然界中所看见的那些所谓规律，不过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在受造界所行走的道路。这些道路可以正确地被称为现象，而不是规律。但是我们把它们称为规律，是把它们与人类社会中那些人为规定的规则加以类比。

科学观察到上帝能力运行的方式，在某处发现一个规

律性的模式，于是就把它确定为一个“定律”。上帝在受造界中行为的一致性使科学家能够预测自然现象的进程。上帝在自己世界中的可靠信实的行为，是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科学家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上帝的可靠性上，并且由此出发，在许多领域，如：航海、化学、农业和医学上，取得伟大而有用的成就。

另一方面，信仰是回到上帝的本性，他所关注的不是上帝在受造界行走的脚印，而是行走在这些道路上的那一位本身。信仰最感兴趣的是作为万有之源的那一位，他主宰了所有的现象。关于这一位，哲学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我所看见过的最可怕的名字，是由鲁道夫·鄂图（Rudolf Otto）说出来的：“绝对的、巨大的、不息的、宇宙性的压力。”<sup>①</sup>有一点可以让基督徒欢欣鼓舞，这个所谓的“宇宙性的压力”曾经说过：“我是”，基督徒中最伟大的老师指教门徒们把上帝当作一个位格来对待：“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太6:9）圣经里面的人物与这位“巨大而绝对”的压力交流的时候，所用的语言都是极其个人化的。先知和圣徒，是在一种委身、热烈、亲密和深深的满足的狂热中，与他同行。

---

① Rudolf Otto, *The Idea of the Hol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4.

全能这个名字不是指所有能力的总和，而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的属性。这位上帝，我们基督徒相信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所有信靠他得永生之人的父。这一知识，对于敬拜上帝的人来说，是其内在生命的奇妙能力。他的信心向上做了一个巨大的跳跃，使他能够与上帝相交。这一位上帝能够做任何他想做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拥有绝对的力量。

因为上帝随意支配宇宙中所有的力量，所以全能的上帝能够做任何最大最难的事情，和他做任何最小的事情一样容易。他所有的行为都是毫不费力的。他没有耗费任何精力，所以他也不必重新得力。他的自足性使他不必要在他自己以外寻找力量、更新。他所要做的事情的所有力量，都是在他自己无限存在的不可缺损的丰满里面。

有位长老会牧师宣信博士（A. B. Simpson）在进入中年的时候，身体垮掉了，他在深深的沮丧中准备放弃他在教会的服侍，这时他偶然听见了一首简单的黑人灵歌——

没有任何事对耶稣太难，

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一样工作。

这个信息像箭一样射入他的心，带着信心、希望以及医治身体和灵魂的生命力。他找到一个退修的地方，和上

帝单独相处了一段时间。他重新站立起来，完全恢复了。他满怀喜悦地工作，创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宣教机构之一。在这次与神相遇之后，有35年之久，他极其殷勤地事奉主基督。上帝无限能力给了他所需要的力量，他的信心支持他一直走下去。

全能者啊！我在你面前俯伏在尘土中；  
基路伯也用翅膀遮脸，向你下拜。  
在平静安稳中，我向你委身，敬拜你。  
你是我全智、全在的朋友。

你给大地披上翡翠一样的绿装，  
或是用洁白的雪花将它遮盖。  
天上明亮的太阳和柔和的月亮，  
也在你面前屈膝敬拜。

——约翰·鲍宁爵士（Sir John Bowring）

## 第13章

### 上帝的超越性

主啊，我们的主，天上地下没有可比你的。伟大、尊贵和威严都是你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上帝啊，你远超万有之上，你为万有之首。阿们。

当我们说到上帝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说，他远远超越于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是如此之超越，以至于我们人类的思想不能够想象他。

上帝是灵，对于他来说，大小与距离都没有意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大小与距离很有用，可用以类比与解释，所以当上帝俯就我们，向我们有限的理解力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不断地使用大小与距离这样的概念。上帝在《以赛

亚书》里这样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赛57:15）这句话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高度上的距离。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居住在一个由物质与时空所组成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习惯于用物质性的词语来思想，任何抽象的东西只有与物质性的东西有某种对应，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了把我们物质世界的强制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人类的心灵必须学会把圣灵所用以指教我们的语言，作一个向上的翻译，提升到属灵的水平。

灵性赋予了事物其重要性，若没有灵性，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价值。有一个小女孩，从一个观光团里面走失了，迷失在大山之中，这整个观光团的所有成员的心理视角马上都全部被改变了。刚才他们还被周围的自然奇景吸引得心旷神怡，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失去小孩子的尖锐痛楚。这个团队的成员散布到整个山坡上，焦急地呼唤女孩的名字，极其殷切地搜查每个隐秘之处，要把她从某个她偶然落入的角落之中找出来。

是什么带来这突然的改变？那被树林覆盖的山脉仍然高耸入云，美丽动人，但现在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寻找一个鬈发的小女孩，她还不到两岁，体重不足14公斤。虽然她是如此的年幼，如此的渺小，但是在他父母及其朋友眼中，她比他们刚刚在欣赏

的那巨大而古老的山峰要珍贵得多。他们的这个判断，整个人类文明社会都会赞同，因为小女孩会爱、会笑、会说话、会祷告，而大山却不会。是小孩子的存在的内在品质决定了她的价值。

但是我们不能把上帝的存在与其他的任何存在作比较，像我们刚刚把小女孩与大山作比较一样。我们不能把上帝想象成在存在的不断上升的等级上占据最高位的，从单细胞生物开始，上升到鱼类，再到鸟类，动物、人类，天使、基路伯，直到上帝。这样想也会给予上帝很高的地位，甚至是最杰出的地位，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上帝的**超越性**，是在这个词最完全的意义上。上帝永远是分别的，不一样的，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他远在天使长之上，正如他远在毛毛虫之上一样。因为天使长与毛毛虫之间的鸿沟是有限的，而天使长与上帝之间的鸿沟是无限的。天使长和毛毛虫，尽管在受造界的存在上有天地之别，但就其同为受造物来说，却是一体的。他们同属非上帝存在的范畴，无限本身使他们与上帝有所分别。

一个人想要说到上帝的时候，总会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在沉默无语和不得不说的两极中挣扎。

我们这污秽不堪的必死之人，

如何敢将你的荣耀与恩惠歌吟？

在你的脚下我们远远地俯伏，  
我们只能看到你脸庞的投影。

——以撒·华滋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安慰自己，因为知道是上帝本身把寻求他的愿望放在我们心里，也是他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他成为可能。只要我们追求认识他，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努力，他都很赞赏。

如果有某个圣者或是守望者在火湖之边度过了许多个快乐世纪之后，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听到我们这群忙乱不堪的人所讲的无休止的聒噪，会觉得多么空虚无聊。他听到每周从一般教会的讲坛上传讲的陈腐的、平淡的、无益的讲道会多么奇怪，感到多么空洞。要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在地上开口说话，他会不说上帝吗？他对上帝的描述难道不是令人神往、使听众神魂颠倒吗？在听了他的讲论之后，我们会同意再听那些比神学——即上帝的教义——更渺小的东西吗？从那以后，我们难道不会要求那些自以为能够教导我们的人，要么从神圣的异象山向我们讲述上帝的荣耀，要么干脆闭口不言？

当圣经《诗篇》的作者看到恶人作恶的时候，他的心告诉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这样解释，他们眼中不怕上帝（诗36:1）。他的这一说法揭示出犯罪的心理学。当人不

再害怕上帝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他的律法。如果对上帝的害怕没有了，对后果的惧怕完全不能阻止一个人犯罪。

古时候有信仰的人们被称为“行走在对上帝的敬畏中”，或是“存畏惧事奉耶和華”。无论他们与上帝的交流是如何亲密，无论他们的祷告是如何大胆，在他们信仰生活的根基上，有一个观念，即上帝是大而可畏、令人战兢的。这一上帝超越的观念贯穿于圣经中，并且给圣经中的圣徒们赋予了相应的色彩和腔调。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不光是对于危险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理解；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一种强烈的自觉不足、不配的感觉。

在圣经时代，无论何时上帝显现，其后果总是一样的——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和惊慌，一种撕心裂肺的罪恶感和罪咎感。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亚伯兰俯伏在地来恭听。当摩西看到主在燃烧的荆棘中显现，他在恐惧中不敢看上帝，把脸掩盖。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上帝，使他不由自主地叫喊：“祸哉！我灭亡了！”并且承认自己的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6:5）

但以理与上帝的相遇也许是所有这类事件中最可怕和最神奇的。这位先知举目上看，见有一人，“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

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以后他写道：“这异象惟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兢，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但10:6-9）

这些经验显明，一旦上帝的神圣超越之荣耀在异象中显现出来，所有人与上帝之间的争执都立即终结了。人不再挣扎，他会与被击倒在地的扫罗一样温柔地问上帝：

“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参徒9:5）与此相反的，是现代基督徒的自信。他们在我们许多信仰聚会中轻浮的态度，对上帝位格的不敬令人震惊，这都是内心盲目的最明显的证据。许多人以基督的名称他们自己为基督徒，他们谈论许多有关上帝的话，有时也向他祷告，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他们并不认识他是谁。“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箴14:27）但是这种有医治之能的敬畏，在现代的基督徒中很难找到。

诗人歌德有一次与友人爱克曼（Eckermann）谈话，他把话题转到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上，并且说到人们滥用上帝的名。他说：“人们对待这位奇妙难测的至高存在，甚至人们连想象一下都不可能的上帝，就像对待与自己同等的同伴一样。否则他们就不会说：‘主上帝，亲亲的上帝，好上帝。’这些表达方式，他们尤其是那些神职人员，天

天挂在嘴上，已经成为了口头禅，成了一个句子而已，一个空洞的名字，没有什么思想与之相联。要是他们见过他的伟大，他们会目瞪口呆，沉浸在深深的敬畏中，根本不愿意称呼他的圣名。”<sup>①</sup>

万有的主啊，你高居在宝座之上。  
你的荣耀，通过太阳和星星发光。  
你是中心，你是灵魂，在每一个地方；  
但是对每一颗爱你的心，你却是如此之贴近！

天上地下所有生命的主啊，  
你的光就是真理，你的热就是爱，  
在你那永远燃烧的宝座面前，  
我们不求自己的一点点光彩。

——奥利弗·万德尔·霍姆斯

( Oliver Wendell Holmes )

<sup>①</sup> Johann Peter Eckermann,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 Washington and London: M. Walter Dunn, 1901 ), 45.



## 第14章

### 上帝的全在

我们的父啊，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我们常常知道的，只是真理的图案或影子，没有真的体验你同在时所理当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满足和内在的甘甜。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也是我们许多心灵软弱的原因。帮助我们重建生命，好使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句圣经金句的真正含义。阿们。

Present（同在）这个词，当然意味着“在场”、“贴近”和“紧邻”，而前缀“omni”（“全”的意思）给它加上了普遍的意思。上帝在任何地方都在场，他与任何东西都贴近，他与任何人都紧邻。

在圣经中，很少有什么真理，像上帝的无所不在这

个教义那样被清楚地教导出来。支持这个真理的段落是如此平实而普遍，以至于我们想要误解它们也不容易。圣经宣称上帝内在于他的受造物之中，天堂、地上和地狱，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让人躲避上帝的面。圣经教导说，上帝同时极远又极近，人类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徒17:28）。相信上帝的无所不在，有另外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有关上帝的其他真理，迫使我们假设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否则这些真理就无法解释了。

比如说，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无限的，这意味着，他的存在没有限制。因此，他的同在不可能有限制。他是全在的。在他的无限中，他环绕着有限的受造界，包含着它。没有什么地方在上帝之外供任何东西存在。上帝是我们存在的环境，就如同大海之于鱼类和天空之于飞鸟一样。拉瓦尔丁的希尔得伯（Hildebert of Lavardin）写道：

“上帝在万有之上；在万有之下；在万有之外；他在万有之内却不被万有所拘禁；他在万有之外却不被万有所排除；他在万有之上却不被万有所举起；他在万有之下却不被万有所压倒。全然超越，君临万有；全然在下，托住万有；全然在内，充满万有。”<sup>①</sup>

上帝在他的宇宙之中在场，这个信念不可能被孤立

---

<sup>①</sup> H. L. Mencken, ed., *A New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2), 462-463.

地持守。这一信念在许多神学思想的领域会产生实际的应用，对某些信仰的问题也会产生直接的作用，比如说，这个世界的本质的问题。无论是在什么时代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都有很多喜欢追根究底的人，他们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物质的世界，或是一个由看不见的力量运行的属灵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环套一环的系统是自我解释的呢，还是它的秘密隐藏在深处？存在的溪流是源于自己也归于自己？或是它的源头发自更高更远的群山之中？

基督教神学宣称能够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它不是通过推论、假想，也不是通过个人的意见，而是通过说“耶和华如此说”而带着权威性的真理。它积极地宣告这世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它的起源是灵，它从灵发源，在本质上是属灵的，离开了住在它里面的灵，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上帝的无所不在这个教义，让人与他所发现的他自己正在居住的这个宇宙之间的关系更加个人化。这个伟大的中心真理给其他的真理赋予了意义，并给他本来渺小的生活注入了无上的价值。上帝是与他同在的，贴近他，紧临他，这位上帝看见他，彻彻底底地认识他，这一点就是信仰的起点。信仰可以继续加载上千条其他奇妙的真理，但是所有这些真理都要回到上帝存在、并且上帝就在这里这一起点。圣经的《希伯来书》说：“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上帝。”（来11:6）耶稣自己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约14:1）不管这个“也当信”后面加上多少东西，它们都是在“有上帝”这个最基本的信仰上面建造的上层建筑，也不管这个建筑达到多高，它仍然是安居在最原初的根基之上。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道（Logos）创造了这个世界，这道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甚至在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之前，他就在这个世界里。这道创造了万物，并留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托住它、维持它，同时作为道德的光，使每一个人能分别善恶。这个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这并不是靠非位格化的规律，而是通过内在而遍在的创造性话语，即道。

印度的霍姆兹（Canon W. G. Holmes）说，他在印度看见一些崇拜印度神的人轻轻地敲着树木和石头，用耳语的声音问他们所希望的内住的神说：“你在那儿吗？你在那儿吗？”在全然的谦卑中，受过上帝教导的基督徒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上帝的确就在那儿，他在那里就像他在这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他不被树木或石头所限定，而是自由地存在于宇宙之中，贴近每一件事物，紧邻每一个人。任何一颗有爱的心灵都可以通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即时沟通。上帝无所不在的教义永远地决定了这一问题。

这一个真理对于确信的基督徒来说，是他们患难中深

深安慰的泉源，也让他们在变幻莫测的生活经历中有稳固的确信。对于他来说，操练与上帝同在，不是把他自己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投射到外面，然后设法把它转化为实际的存在；操练与上帝同在，是意识到上帝真的在场，有关这一位上帝，所有的健全神学都宣称是已经在那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他不依靠他的受造物对他的任何理解而存在。由此而来的与上帝同在的经历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

确信上帝一直贴近我们，存在于他所创造的世界的每一个部分，比我们自己的思想离我们自己更近，应该使我们在大多数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上的幸福状态，但不是在所有的时候。应许每一个信徒会有持续不断的喜悦是不诚实的，期待有这样持续不断的喜悦是不现实的。就像一个小孩子，甚至在母亲护卫的双臂中仍然会因痛苦而哭号，同样，一个基督徒甚至在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有时也会感到痛苦。保罗虽然“常常快乐的”（林后6:10），他也承认自己有时候非常忧愁。基督为我们的缘故经历了强烈的哀哭，流下很多眼泪，虽然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父上帝的怀抱（约1:18）。

但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眼泪有它治疗的作用，从上帝环绕我们的同在当中所提炼出的医治的香膏，治愈我们的疾病，使之不至于致命。知道我

们永远都不孤单，会平静我们生活之海的汹涌波涛，并且会让我们的灵魂得享平安。

上帝就在这里，圣经和我们的理性都做出同样的宣告。对于我们，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来经历上帝的同在。艾伦·福利斯博士（Dr. Allen Fleece）在一封信中有一句话总结了许多别人的见证：“知道上帝的同在是有福的，但是**感觉到他的同在则是至高而完满的幸福。**”

上帝启示了他的同在：  
让我们现在向他敬拜，  
带着敬畏就近他来。

我们所有，唯独上帝，  
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  
称颂他的名永不停息。

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  
万军天使，事奉在天庭——  
恐惧地敬拜这位上帝！

——格哈德·特尔斯铁根

## 第15章

### 上帝的信实

至高无上的主啊，我们来感谢你，歌颂你的名，每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晚上述说你的信实，这是何等美好的事！就像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为你——他在天上的父亲——尽忠一样，现在他在天上，也对我们——他在地上的弟兄——忠诚；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满怀信心地高歌猛进，去迎接未来的年岁与世纪！阿们。

——就像我们早已经强调过的一样，上帝的属性不是一些孤立的特点，而是他统一的存在不同方面。他的属性不是自成一体事物，而是我们借以思想上帝的桥梁，是一个完美整体的不同侧面，是为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上帝的一些真实事情所加上的名称。

要正确地理解上帝的属性，我们必须将其看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分别地来思考上帝的属性，但它们是不能被分开的。库撒的尼古拉说：“虽然我们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言辞来谈论上帝，其实，所有归给上帝的属性在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理由是上帝完美的简单性。尽管我们把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感觉、推理和理解力等按着每个词的不同意义都归给上帝，然而在他里面，看见、听见、尝到、嗅到、触到、感觉到或理解到都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所有的神学都被说成是建立在一个循环之中，因为他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是对另外一个属性的肯定。”<sup>①</sup>

在研究任何一个属性的时候，所有属性的本质上的一体性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看见，如果上帝是自有的，他也必须是自足的；如果他有能力，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也必须是全能的；如果他有知识，他的无限性也就向我们肯定了他是全知的。同样的，他的不变性，也就预设了他的信实。如果他是不变的，他就不可能是不信实的，因为不信实要求他有所改变。任何在神圣属性里面的失败都会证明上帝的不完美，然而因为上帝是完美的，这样的失败绝不会发生。所以各种属性彼此解释并证明他们都只是人类心灵在享受上帝的绝对完满时的惊鸿

---

<sup>①</sup> Nicholas of Cusa, *The Vision of God*, 12.

一瞥。

上帝所有的行为都与他所有的属性保持一致。没有任何的属性与其他的属性相冲突，而是全部协调，彼此混合在上帝的无限深渊里面。上帝所做的与上帝所是的完全一致，他的存在与他的作为在他里面是一体的。我们通常认定一幅图画，好像上帝在他的公义和慈爱之间被撕成两半。这个印象完全不合事实。我们想想，上帝一会儿倾向于这个属性，一会儿又倾向于那个属性，我们就是把上帝想成对自己不确定的、容易灰心挫败、情绪不稳定的一位上帝。这当然就是说，我们所想的那一位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我们心里面一个微弱而完全错误的心理反射。

上帝是其所是，他不可能停止是他所是的，而作为他所是的那样一个存在，他不可能做出一个与他属性不一致的事情。他同时是信实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他所有的言语和行为必须是信实的，而且保持信实。人会变得不信实，是因为他的欲望、恐惧、软弱、兴趣转移或受到外界强烈的影响。很明显这些因素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影响上帝。上帝的所是和所为全部的理由都是在他自己，他不可能被外面的任何东西所强迫，他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是凭着他自己所喜悦的至高旨意。

我认为可以通过研究证明，在教会历史中，几乎所有危害过教会的异端，它们兴起的原因都是因为相信了一些

有关上帝的不真实的事情，或是过分地强调某些真实的事情，以至于掩盖了其他同样真实的事。放大某一个属性以至于废除了另外一个，就是直闯神学上的烂泥潭；然而我们都不断地被诱惑去做这样的事。

比如，圣经教导我们说上帝就是爱，有些人过度诠释爱，以至于否认了上帝的公义，而公义也是圣经的教导。另外一些人强调圣经中关于上帝良善的教义，以至于与他的圣洁相冲突。或者他们强调上帝的怜悯而废除了他的真理。还有一些人在理解上帝的主权的时候，极大地削减了他的良善和爱。

我们只有大胆地相信上帝关于他自己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才能够持守正确的真理观。我认为有的人为自己揽上了一个承担不起的责任，他们竟然在上帝的自我启示中，去找出那些他们出于自己的无知认为是不好的那些属性，将它们删除掉。我们对上帝属性的某些盲点一定会先出现在我们有些人身上，然后才会有人胆大妄为，要编辑圣经，随己意改动。这完全不是上帝要他做的。我们不必害怕让真理保留它所写下来的原样。在上帝的神圣属性之间没有冲突。上帝的存在是一体的。他不能自身分裂，在一定的時候按这一个属性行事，让其他的属性暂时歇着不动。上帝所有的存在必须与他所有的作为相一致。公义必须在怜悯中呈现，慈爱必须与审判同行。对于其他的属性

也是一样的道理。

上帝的信实是健全神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相信上帝的人来说，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一点：它经过理性思考的过程，进而成为了灵魂的营养食物。因为圣经不只是教导真理，它还教导人们如何应用这些真理。承受圣灵默示的圣经的作者们与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且有激情的人，也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所学到的关于上帝的真理，变成了他们的宝剑、盾牌、铁锤；变成了他们生活的动力，他们的美好盼望，他们确定的期待。从客观的神学事实出发，他们在心里作了数千种推论和个人的应用，令人欢欣啊！圣经中的《诗篇》回响着对于上帝的信实的欢乐感恩。新约圣经继续这一主题，赞美了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耶稣基督之间的忠诚，基督在本丢·彼拉多面前作了美好的见证；在《启示录》中，基督骑着白马，奔向胜利，被人称作诚信和真实。

基督教的圣诗也颂扬上帝的属性，而上帝的信实当然也在其中。我们最好的圣诗集里面，上帝的属性是一个泉源，从其中涌出欢乐的赞美旋律。有些古老的赞美诗集，你可以看到那些诗歌是没有名字的。每首歌的上面有一行斜体字，表明这一首歌的主题。怀着敬拜之心的信徒，会情不自禁地为他们所看到的主题欢呼：“赞美上帝荣耀的完美”，“智慧、威严和良善”，“全知”，“全能与永

不改变”，“荣耀、怜悯和恩典”。所有这些主题都是我从一本1849年出版的赞美诗歌本里面发现的。但是每一个熟悉基督教赞美诗歌的人都知道，赞美之河从教会初期就发源了。从一开始，人们就相信上帝的完美，这种信仰使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们拥有无比甜蜜的确信，教导他们的时代来唱诗颂赞。

在上帝的信实上面，屹立着我们对于未来福分的全部希望，只有当他是信实的时候，他所立的约才能够坚立，他的应许才令人尊敬。也只有当我们完全确信他的信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在平安之中，满怀信心地期待未来的生活。

每一颗心都能自己运用这一个真理，并从中得出这个真理所暗含的结论，这些从真理得出的结论是因着每个人自己的需要成为焦点的。有的人在经受试探，有的在焦虑中，有的被恐惧所压迫，有的悲观失望，他们都能够从我们的天父是信实的这一真理中找到新的希望并充满喜乐。上帝会永远对他所说的话负责任，饱经忧患的圣约之子会非常确信上帝永远不会撤回他的慈爱和怜悯，也不会让他的信实破产。

以色列的上帝为希望的，那人是有福的；

上帝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他的真理永远坚立；  
他拯救被压迫的，喂养贫穷的，  
没有人会发现他的应许落空。

——以撒·华滋



## 第16章

### 上帝的良善

主啊，求你按你对我们的圣善的美意对待我们。不要按我们的行为当得的对待我们，而以与你的伟大相称的慈爱来对待我们。好使我们无论在现今的世界还是未来的世界都没有任何惧怕。阿们！

“良善”一词对许多人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从下定义开始，对上帝的良善进行简单研究。要得到其确切的意义，我们需要用许多同义词，就像我们从同一地方出发，又回到同一地方，但是其间所经过的道路不同。

当基督教神学说上帝是良善的时候，与说他是圣洁的或公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圣洁在天上被高声颂扬，在地上，凡上帝向人类启示了自己的地方，圣徒与圣

人都随着响应。然而我们此时要谈论的不是上帝的圣洁，而是他的良善，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件事。

上帝的良善使上帝能够以和蔼、热诚、仁慈和完全的好意来对待人。他心地温和、富于同情，他对待有道德的存在者的不变的态度是开放、坦诚和友好的。他施与祝福，并因着他的子民的欢乐而得到圣洁的欢乐。

在圣经中的每一页上，都在教导或提醒我们上帝的良善，这一教义应当被看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其坚不可摧性，应当有如上帝的宝座。我们要想对上帝有健全的观念，或是要有道德上的澄明，上帝的良善这一教义，都是一块重要的基石。要是允许人设想，上帝有时会不那么良善，就是否认了所有思想的有效性，也废除了所有的道德判断。如果上帝不是良善的，那么仁慈与残忍就没有区别了，天堂也可能就是地狱，而地狱也可能就是天堂。

上帝的良善是他赐给我们所有祝福的背后的动机。他创造我们，是因为他心里感到很好，他拯救我们，也是为同样的理由。

诺里奇的朱利安，生活在600多年以前，她清楚地看到，所有祝福的基础都是上帝的良善。她写了一本经典的小书，优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富有洞察力，书名是《神圣之爱的启示》（*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在其

中的第6章，她这样开始：“以下所展示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使我们的灵魂明智地抓住上帝的良善。”然后她就列举了一些上帝为我们而做的奇妙大工，在每一项后面她都加上一句“出于他的良善”。她看见，我们所有的信仰活动，所有的蒙恩之道，无论其本身如何正确与有用，若不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在上帝所有的行为之后和之下，都是上帝自发的良善，是我们不配得的良善，它们就算不得什么。

上帝的良善，作为上帝的一个属性，是自我起因的，是无限的、完美的、永恒的。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仁慈在强度上没有任何变化。他过去没有比今天更加良善，他未来也不会比现在更少良善。他不偏心，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的良善完全出于他自己，接受他的良善的人，完全是受他的恩惠，人并没有什么美德赢得神的良善，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神的良善。

我们的理性会同意，我们的道德智慧也有自知之明，它们一同承认，在人里面没有任何行为，甚至是最纯洁和最好的行为，有什么美德可以赚取上帝的良善。我们盼望的根基永远是上帝的良善。人的悔改尽管是必须的，却只是我们接受上帝对我们的饶恕这个礼物的一个条件，不能因此赚取上帝的饶恕。饶恕完全是出于上帝的良善。祷告

也不能赢得上帝的良善。祷告并不能把上帝放在不得不施恩的地位，也不能使他欠任何人的债。他听人祷告是因为他的良善，不是因为任何别的理由。信心也不会赢得上帝的良善；它只是对上帝的良善充满信心，没有信心也不会影响到上帝圣洁的属性。

要是我们都相信，我们居住在一个“友好”的天空之下，我们在天上的上帝尽管是至高无上，有无上的权力和威严，却非常殷切地想成为我们的朋友，那么人类整个的世界观都将完全改变。

但是罪使我们变得胆小和局促不安，罪的效果本来就会这样。我们对上帝经年累月的反叛已经在我们心中滋养出对上帝的恐惧，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克服掉的。被俘虏的叛徒，他曾经那么长时间想要推翻国王却没有成功，不愿意马上就进到国王的面前。但是他若是真的悔改了，相信了他的主人的仁慈宽容，他的过去就不会成为障碍了。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鼓励我们记住，就算我们的罪有全人类的罪加起来一样的多，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也不会将过犯归到我们身上，而会接纳信任我们，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

那些尽管犯过罪却实在想要与上帝和好的人会小心地询问：“如果我到上帝那里，他会怎样对我行？他有什么样的性情？我会发现他是怎样的上帝？”

答案是，他会发现上帝正像耶稣。“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14:9）耶稣说。基督在地上与人同行，所以他能够向他们显明上帝是什么样子，并把上帝的真相告诉那个对上帝的有着错误观念的人类。这只是耶稣在世上的一项工作，然而他的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完美。

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上帝是怎样对世人的。那些假意为善的人，那些心里不诚实的人，会发现上帝冷酷无情，高高在上，就像他们曾经这样看待过耶稣一样；但是真心悔改的人会发现他是大有怜悯的；那些自认有罪的人会发现他是慷慨仁慈的。对于被吓坏了的人，他是友好的；对于灵里贫穷的，他是宽恕的；对于自认无知的，他是体贴的；对于软弱的人，他是温柔的；对于疏远的人，他是好客的。

上帝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尽管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是从上帝的心中流出的活水，上帝不会强迫性地注意着我们。如果我们要得到父亲欢迎浪子时的那种热烈欢迎，我们首先就要像浪子一样悔改回家；如果我们真的像这样回家，尽管法利赛人和律法主义者会在家外面阴沉着脸，在家里面却会有欢迎的盛筵，有音乐与舞蹈，那时父亲正把他的儿子接纳到心里。

上帝的伟大激发我们对他的敬畏，但上帝的良善告诉

我们不要害怕他。我们敬畏他，却不害怕他——这是信仰中的一个悖论。

上帝啊，我的希望，我在天上的安息，  
我在地上的幸福，  
请你准许我这不断的请求。  
向我，向我，显明你的良善；  
你荣美的面容向我们彰显，  
那明亮的永远。

我的眼睛在信心中被打开，  
请展现你所有的恩典良善；  
你的良善是我最爱的风景：  
但愿我能够看到你的笑容；  
你的本性在我的灵魂里宣告，  
启示出你的爱，你荣耀的名。

——查尔斯·卫斯理

## 第17章

### 上帝的公义

我们的父啊，我们因你的公义而爱你。我们承认你的判断是全然真实的、正直的。你的公义托住了宇宙的次序，并保证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安全。我们活着，因为你是公义的，并且是满有怜悯的。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上帝，你一切所行的和一切所做的，无不公义。阿们。

在这本神所默示的圣经当中，公义（righteousness）和公平（justice）这两个词几乎是不分彼此的。在原文当中，它们本来是一个词，在英语中就被翻译成了righteousness和justice两个不同的词，我们几乎要怀疑这个翻译者头脑有问题。

在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公义是以清楚完全的语言表达

出来的，有关的叙述就是放在人类文学之林，也可算是最优美的。当上帝宣告要毁灭所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为城里的义人代求，他提醒上帝，他在人类的非常时刻，所行的要与他自己的本性相称。“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18:25）

旧约《诗篇》的作者和以色列先知所持的上帝观念认为，上帝是一个全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以公平治理万有。“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诗89:14）对于众所期待等候的弥赛亚，圣经上预言说，当他来的时候，他要以公义审判万民，为贫穷的人伸冤。那些良心敏感的圣洁之人，对世俗统治者的不公不义怒火中烧，他们向上帝祷告：“耶和华啊，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出，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诗94:1-3）这个祷告不能被看作是请求为个人申冤，而是渴望看到道德上的公平能够在全人类得胜。

大卫和但以理这样的人，在与上帝的公义比较之后，承认自己是不义的。由此而发出的悔罪祷告，具有很大的力量和效果。“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但9:7）当上帝忍耐了很久的审判终于降临到地上

的时候，约翰看到得胜的圣徒站在玻璃海上，其中有火掺杂。他们的手中拿着上帝的竖琴；他们唱的歌是摩西和羔羊的歌，他们唱的主题是上帝的公义。“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诚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启15:3-4）

公义将道德上的公正观念具体化，不公正刚刚与它相反；不公正是指在人类思想和行为当中公正的缺失。审判是将公正的原则应用在道德处境中，看看在那个处境中的人是否在内心里和行为中保持公正，做出对这个人有利或不利的判决。

有时，人们会说：“公义要求上帝要做这事。”就是说，我们知道他会做某些事情。这样想是错误的，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因为这就是假设公义是个外在于上帝的原则，这个原则会强迫上帝按照一定的方式行事。当然没有这样的原则。如果有的话，这个原则就高于上帝了，因为只有更高的力量可以强迫别人顺服。真理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外在于上帝本性的任何东西能够操纵上帝，哪怕是最小、最微妙的操纵都不可能。上帝所有的理由都是从他非受造的存在本性里面产生的。从永恒以来，没有任何东西从外面进入到上帝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从上帝

里面)被挪去,也没有任何东西(在上帝里面)被改变。

公义,当被用在上帝的身上时,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对上帝的存在方式的一个称呼;当上帝公义行事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行事中要让他与某个独立的标准保持一致,他只是按他自己的本性在某个特定的情景中行事。就像金子在其本身是一个元素,它不会改变,也不会妥协,不管在哪里被找到,它都是金子。同样,上帝就是上帝,是永远的上帝,唯一的上帝,全然的上帝,永远也不会成为另外的样子,与自己不同。宇宙中的万有,都按照它与上帝本性的一致程度而被称为善的,或者因为与上帝的本性不同而被称为恶的。上帝是他自己的自我存在的道德公正原则,所以当他审判恶人或是奖赏善人的时候,他只是从他里面的本性出发,做他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被任何外来的因素影响。

所有这些看起来——但也仅仅是看起来——毁灭了罪人回归上帝、被上帝接纳为义人的任何希望。安瑟伦,一个基督徒哲学家和圣徒,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上帝的公义与慈爱之间明显的矛盾上,寻求到一个的解决方法。他质问上帝说:“如果你是全然公义的,并且是最高的公义,你怎么能够放过恶人?”<sup>①</sup>然后他直接注目上帝,从他那里找答案,因为他知道答案就在上帝的存在本性里。安瑟伦

---

① St. Anselm, *Proslogium*, 14.

的答案可以这样表述：上帝的存在是一个整体；不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合成，在一起和谐运行，而只是一个整体。在他的公义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拦阻他施行慈爱。把上帝想象成法庭上一个仁慈的法官，在法律的强迫下带着眼泪和深深的歉意宣判一个人的死刑，就是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完全不配是真上帝的样子。上帝永远不会自相矛盾，上帝的一个属性永远不会与他的另一个属性相冲突。

从上帝良善当中发出了上帝的同情，而没有公义的良善根本不是良善。上帝饶恕我们因为他是良善的，但如果他不公义，他就不可能是良善的。安瑟伦总结说，当上帝惩罚恶人的时候，其公义在于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当他饶恕恶人的时候，这也是公义的，因为他与上帝的良善相兼容；所以上帝行事合乎他自己的本性，他是至高良善的上帝。这是理性寻求理解，不是理解了好去相信，而是已经相信了，再去理解。

上帝是公义的，同时如何又能够称不义的人为义？我们可以从基督教救赎的教义上看到一个更为简单、也更为熟悉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借着基督的救赎大工，在上帝赦免罪人的时候，并没有违背公义，反而是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救赎神学的教导是，只有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才会生效。当基督替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对罪施行了公义的审判。这道理对属血气的人可能会刺耳，对

有信心的人来说，却是甜美佳音。数百万人在道德上和灵性上被这个信息改变，他们活出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道德力量，并且因着信靠这信息，最后平安离世。这个公义得到伸张、慈爱得以实现的伟大信息，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神学理论，他所宣告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于人心里面最深的需要是必要的。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全都被判死刑，这个判断是当公义与我们的道德处境相遇时的结果。当无限的公正与我们长年累月和任意妄为的不公正相遇的时候，这两者之间会有强烈的战争，这场战争上帝打赢了，而且肯定会一直打赢。但是当悔改的罪人投靠耶稣寻求拯救的时候，道德处境就倒转过来了。公义面对被改变了的道德处境，宣告相信的人为义人。这样公义就归到上帝那些有信心的子民一边去了。这就是使徒约翰那些大胆的宣告所产生的意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1:9）

但是上帝的公义以其完全的严厉永远与罪人相敌对。那种模糊而微弱的希望，以为上帝太善良，不会惩罚不敬虔的人，已经成了麻醉亿万人良心的致命鸦片。这种错误观念平息了他们的恐惧，让他们大胆而纵情地做出各种各样的不义之举，无视死亡一天天逼近，不理睬要人悔改的命令。作为负有责任的道德存在者，我们不敢对我们永恒

的命运掉以轻心。

耶稣，你的宝血和你的公义，  
是我的美丽，我荣耀的衣裳；  
在燃烧的世界中，在等候审判的行列中，  
我欢乐地抬起头。

当在你再来的大日，我会大胆地站立；  
因为有何人能够再控告我呢？  
我已完全得到赦免，  
得以脱离罪恶和恐惧，罪咎和羞耻。

——亲岑多夫伯爵

(Count N. L. von Zinzendorf)



## 第18章

### 上帝的怜悯

神圣的父啊，你的智慧激励我们赞美你，你的力量使我们充满敬畏，你的无所不在让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成为圣地，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充分称颂你的怜悯呢？你俯就我们最低的需要，给我们美丽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灵里的沉重。我们赞美颂扬你的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当我们这些幽暗之子，通过那永远之约的血，最终来到光明的国度，进入我们的天家，我们应当用一千根弦的竖琴来歌唱，但那最甜美的一根弦，可能是那根调到能够完美地赞美上帝怜悯的琴弦。

我们凭什么权利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呢？我们不是加

入了那亵渎神圣的反叛大军，千方百计要把统管万有的那荣耀的君王从宝座上拉下来吗？我们在过去不是照着今世的风俗行事为人，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那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吗？我们不是全都曾经活在肉体的情欲中吗？我们不是天生就是可怒之子，与别人一样吗？但我们这些一度心里与上帝为敌，因着恶行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面对面看见了上帝，并将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头上。我们因行恶被放逐的人将要与上帝联合，我们只配得地狱痛苦的人将要享受天堂的至福。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我们上帝的怜悯，靠着上帝的怜悯，天上的黎明的光辉已经达到了我们这里。

我的上帝啊，当我灵魂上升，  
察看了你所有的怜悯，  
这一看，夺了我的心，  
我神魂颠倒，在惊奇、热爱和赞美之中。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怜悯是上帝的属性，存在于上帝本性中的无穷无尽的无限能力，使上帝主动积极地赋予同情。旧约和新约都宣告了上帝的怜悯，但是旧约提到上帝怜悯的地方比新约多4倍。

我们当从心里永远摒弃那种普遍存在的荒谬观念，误以为公义与审判属于以色列的上帝，而怜悯与恩典属于教会的主。事实上，在原则上新约与旧约没有区别。在新约中救赎的真理得到更完全的发展，但是在新约和旧约中说话的是同一位上帝，而他所说的与他所是的相一致。无论何时何地上帝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总是一如他所是的在行动。无论是在伊甸园或是在客西马尼园，上帝同时是公义的，也是怜悯的。他对人会永远以怜悯相待，而当他的怜悯受到蔑视时，他会永远以公义相待。在大洪水之前，他是这样做的；在基督行走人间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今天他还是这样做的，而他也会永远这样做下去，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就是上帝。

要是我们记得上帝的怜悯是他的属性，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情绪，我们就不会害怕有一天它会消失。怜悯是永恒的，没有开始；所以它也永远不会终结。它不会增长，因为它是无限的；它也不会减少，因为无限不能被减少。天上、地下和地狱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会改变我们的上帝温柔的怜悯。他的怜悯存到永远，无边无际，压倒一切，是巨大而神圣的同情和慈悲。

审判是上帝的公义面对道德上的不公正所做出的反应，所以上帝的怜悯是当上帝的良善面对人的痛苦和罪疚所做出的反应。要是世上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眼

泪，上帝也还是无限地怜悯；但是他的怜悯会一直隐藏在他的心里，不被他所创造的宇宙所知晓。如果没有人需要怜悯，也不会有人高声颂扬怜悯。是人类的悲惨和罪恶呼唤着上帝的怜悯。

“请垂怜！基督请垂怜！”教会乞求了多少个世纪；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觉得自己听到了一种悲伤与绝望的调子。教会那种痛苦的呼唤，常常是用一种不抱希望的沮丧声调重复出来，迫使人们想到她所求的是一种天上的礼物，她根本没有盼望实际上能得到它。她可以很忠实地歌颂上帝的伟大，无数次背诵信经和信条，但是她对于怜悯的乞求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绝望的希望，仅此而已，好像怜悯是一个天上的礼物，是可以向往却永远不可以实际享有的。

我们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并经历到怜悯，以及由此带给我们的纯净的喜乐，是由于不信，或者是无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以色列人就曾经是这样的。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10:2）他们没有做到，至少因为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极大的改变。对于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来4:2）要接受怜悯，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上帝是怜悯的。只相信他曾

经对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满有怜悯，这是不够的；知道他在未来的某些快乐的日子会大施怜悯，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相信上帝的怜悯是无限的，白白施与的，并且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此时此刻现实的环境中，都是随时可得的。

我们有可能一生带着不信的心来乞求怜悯，直到临死也仍然不过是悲伤地盼望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我们会得到它。这就像是我们被热情地邀请去赴宴，却在宴会厅的门外活活地饿死了。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怜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抓住上帝的怜悯，进入宴会大厅，与那些大胆而且热心渴求的人们一同坐下，他们不会让胆小和不信拦阻自己享受为他们所预备的肥甘。

兴起吧，我的灵魂，兴起！

摆脱掉你因罪而来的恐惧；

流血的牺牲，作我的替身，

已经呈现在宝座之前，

作为我得救的凭据。

我的名字写在他的手掌里。

我的上帝与我和好了，

他饶恕的声音我已经听见。  
他承认我为他的儿子；  
我不可能再有恐惧。  
我满怀信心就近他来，  
呼叫，“父亲，阿爸，我的父亲。”

——查尔斯·卫斯理

## 第19章

### 上帝的恩典

有全备恩典的上帝，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心，使我们相信我们在你的爱子里得蒙接纳；给我们能力颂赞你完美的道德智慧，因为你有解决之道，不仅能够接纳我们进天国，而且还保持了天堂的纯洁完整。一位如此神圣可畏的上帝，竟然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筵席所，以爱为旗，建立在我们之上，我们是何等震惊，难以置信！我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在心里注视你，反复默想。阿们。

在上帝那里，怜悯与恩典是同一件事；但在我们这里，怜悯与恩典是独立的两个，相互关联却并不重合。

就如怜悯是上帝的良善面对人类的悲惨和罪恶所产生

的反应，恩典则是他的良善面对人的债务和亏欠所产生的反应。上帝通过恩典把人从前没有的美德归给人，并且宣告从前的债务已经不存在了。

上帝非常乐意把人所不配得的好处赐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本性中自我存在的原则，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就成了一种自发的倾向，使之同情那可怜的人，赦免那有罪的人，欢迎那被弃的人，并带那从前在公义责罚之下的人，进入蒙喜爱的地步。用在我们罪人身上的恩典，就能拯救我们，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好将他极丰富的恩慈，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上帝就是他所是的，我们从这一点得到永远的好处。就因为他是他所是的，所以他领我们出监牢，使我们抬起头来，脱下囚衣，给我们换上王袍，使我们终生与他一同坐席。

恩典之起源，要一直追溯到上帝的内心，在他神圣存在的不可理解的可怕深渊里面；但是，恩典从上帝那里流到人间的通道，却是被钉而又复活的基督耶稣。相比其他人，使徒保罗更好地诠释了救赎中的恩典，他从来不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那被钉十字架的儿子分开。在保罗的教导中，这两者总是形影不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开。

保罗对这个主题的教导，有一个完整而优美的总结，那就是在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弗1:5-7）

使徒约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本福音书中，确认基督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人类的中介：“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1:17）

然而，人很容易就会在这节经文上迷失，离开真理，走得很远；有些人已经迷失了。他们让这节经文独立存在，与其他有关恩典教导的经文脱节，让人们以为，摩西只知道律法，而基督只知道恩典。因此旧约被说成是一部关于律法的书，而新约是一部关于恩典的书。其实真理完全不是这样的。

律法是摩西传递出来的，但不是从他发源的。律法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上帝的心里了。在西奈山上，律法成了以色列国家的法典，但它所昭示的道德原则是永恒的。即使上帝是有耐心的，有时因为可怜人的无知而对人的过犯加以忽略，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律法都代表上帝对人类的旨意，而违背律法都会带来惩罚。保罗在他论证严谨的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在第3章和第5章，把这

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道德的源泉是基督的爱，不是摩西的律法；然而，在律法中所包含的道德原则却丝毫没有废除。没有什么特权阶级可以逍遥于律法所命令的公义之外。

旧约圣经实在是一本律法书，但不光是律法。在大洪水之前，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6:8）。在颁布律法以后，上帝对摩西说，“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出33:17）。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上帝会一直是他自己，而恩典是他神圣存在的一个属性，他无法隐藏他的恩典，就像太阳无法隐藏它的光芒。人们可以逃避阳光，躲进阴暗潮湿的地洞里面，但他们不可能熄灭太阳。因此，在任何时代，人可以蔑视上帝的恩典，却不能消灭上帝的恩典。

如果旧约时代的律法是严厉、僵化的，那么早期世界的结构和氛围就不会像我们读到的那么快乐，充满欢笑。那就不会有亚伯拉罕——上帝的朋友；也没有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也没有撒母耳，没有以赛亚，没有但以理。如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先贤祠汇集了英国历史名人一样，《希伯来书》11章列举了旧约时代属灵伟人英雄榜，若旧约时代没有恩典，《希伯来书》11章就会空空如也，漆黑一团。恩典使旧约时代的人有可能成为圣徒，就像今天一样。

从亚伯直到此刻，没有人不是靠恩典得救的。自从

人类从伊甸园的东边被赶出以后，除非通过上帝绝对的良善，没有任何人能够回到上帝的怀抱。无论在何处，恩典总是通过耶稣基督找到人。恩典实在是通过耶稣基督而来，但并不要等到他降生在马槽或他死在十字架上才开始运行。基督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与上帝恢复关系的人，是通过相信基督。在古老的年代，人们前瞻基督的救赎之工；在后来的时代，他们是回顾基督的救赎之工。但他们总是来到上帝那里，都是借着恩典，都是通过信心。

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恩典是无限的，是永恒的，就如它没有开始，它也不会有终结，作为上帝的一个属性，恩典是无边无际的，是无限的。

与其努力把恩典当作一个神学真理来理解，倒不如把上帝的恩典与我们的需要加以对比，那样更好也更简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罪到底有多么巨大，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5:20）

让罪显多——那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所能做的最坏的事，也是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显多”这个词描绘出我们有限能力的限度；尽管我们感觉到罪孽像高山一样高过我们，然而，这座山是一定有边界的：只能这么大，这么高，重量只有这么多，不会也不能再多。但是谁能够给上

帝无限的恩典划定界限？所以“更显多”把我们的思想投入到无限的领域，并使我们在哪里惘然若失。因着他丰富的恩典，所有的感谢都归给上帝。

我们这些感到自己与上帝远离的人，现在能够抬起我们下垂的头，向上举目。透过基督的代赎之死，我们被上帝放逐的原因已经被挪开，现在我们可以像浪子一样回家，并受到欢迎。当我们到达伊甸园——我们在堕落之前的家，那发出火焰的利剑，就会撤开。当他们看见恩典之子走过来的时候，把守生命树的使者会让在一边。

回来吧，流浪者，现在就回来，  
寻求你天父的面；  
在你里面燃烧的新的希望，  
已经被他的恩典点燃。

回来吧，流浪者，现在就回来，  
擦掉流淌的泪水：  
你的父亲在呼唤——不要再悲哀；  
他的爱邀请你进前来。

——威廉·本科·哥烈

( William Benco Collyer )

## 第20章

### 上帝的爱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作为你的儿女常常心中困扰，因为我们同时听到信心的肯定和良心的控告。我们确信，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你这位如此圣洁、如此公义的上帝来爱我们。然而，你向我们宣告了在基督里对我们不改变的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能够赢得你来爱我们，那么在宇宙里面也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你来爱我们。你的爱不是被什么原因引起的，也不是人配得的。你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你自己就是那爱的原因。帮助我们相信那将我们找回的爱，是强烈和永恒的。爱会驱逐惧怕，我们烦忧不安的心灵能够得以平静，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是谁，而是你所宣告的你自己是谁。阿们。

使徒约翰在圣灵启示之下写道：“上帝就是爱。”（约壹4:8）于是有些人将这话当作对上帝的本性所下的一个定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约翰的话语说出一个事实，却不是给出一个定义。

把爱等同于上帝，是一个主要的错误，从其中产生了许多错误的宗教哲学，并带出一整套虚无缥缈的诗情画意，完全与圣经不符合，与历史上的基督教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要是使徒宣称爱就是上帝本身，那么我们会被迫推论出上帝就是爱本身。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说，上帝就是爱，那么爱也就是上帝，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要把爱当作唯一的上帝来敬拜。如果爱等于上帝，而上帝也仅仅等同于爱，那么上帝与爱就是完全相同的了。这样我们就毁掉了上帝是有位格的概念，并直接否认了他所有其他的属性，单单只留下爱，而我们就用这一个属性代替了上帝。那么，我们所认识的就不是以色列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不是先知和使徒的上帝；他不是圣徒、改教家和殉道者的上帝，也不是教会的神学家和圣诗作者的上帝。

为了我们灵魂的好处，我们要学会理解圣经。我们要摆脱文字的奴役，而忠于内在的意义。字句应当是观念的传达者，而不是发起者。我们说上帝就是爱，我们说上帝

是光；我们说基督就是真理；我们这样说，是期待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他是善良的化身。”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人完全等同于善良，也没有人会这样理解我们的话。

“上帝是爱”这句话，意味着爱是上帝的一个本质属性。爱是某种有关上帝的真实事情，却不是上帝本身。它表达的是上帝在其单一的存在中的存在方式，就像圣洁、公义、信实和真实一样。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所以他一直按他的本性行事，而因为他是一个整体，他从来不暂停一种属性以启动另外的属性。

从上帝的其他属性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有关他的爱的知识。比如说，我们知道上帝是自我存在的，所以他的爱没有开始；因为他是永恒的，所以他的爱没有结束；因为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爱没有限度；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爱是所有纯洁无瑕的爱的典范；因为他是巨大的，所以他的爱之伟大，奇妙难测，如同无边无底的大海，在他面前一切雄辩的言辞和高超的话语都蒙羞后退，我们只有在欢乐的静默中屈膝下拜。

然而，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并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把我们的认识告诉他们，那么我们必须学会谈论上帝的爱。所有的基督徒都尝试认识神的爱，但还没有人能做得很好。我要来处理这个可畏的、充满奇异的主题，也不会

比一个小孩子要摘星星做得更好。但是，当小孩子向星星伸出小手的时候，他会引人去注意到星星，指示人们向什么方向观看可以看到星星。所以，当我的心向着那高高在上、闪闪发光的上帝之爱伸手的时候，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之爱的人可能会举目观看，并且满怀希望。

我们不知道，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爱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可以知道爱是如何显明它自己的，而这对于我们如今的处境来说就已经够了。首先我们知道爱以善意来显明它自己。爱寻求所有人的益处，从不愿意任何人受到伤害或遭遇不幸。这就解释了使徒约翰的话：“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壹4:18）惧怕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产生于一种唯恐自己受到伤害或是经受苦难的思想。只要某个不愿意看到我们得好处的人强迫我们去顺服，我们就会一直存在着惧怕。一旦我们得到某个有善良意愿的人的保护，惧怕就被赶出去了。一个在商场里走失的孩子充满恐惧，因为他把周围的陌生人都看成敌人。只在妈妈的怀中过一会儿，所有的恐惧都会平息了。妈妈的善意是孩子所熟知的，这就除去了恐惧。

这个世界充满了敌人，而只要我们有可能从这些敌人受到伤害，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去消除恐惧的根源，就想要努力去克服恐惧，是完全无效的。人的心比那些鼓吹无忧无虑的说教者更加聪明。只要我们还任凭机遇的摆

布，只要我们还在寄希望于一般概率或常规，只要我们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胜过我们的仇敌，我们就有理由感到害怕。恐惧是折磨人的。

知道爱是从上帝而来的，进入隐秘处去依靠我所爱的上帝的膀臂——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驱逐恐惧。让一个人相信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他，那么对他来说，所有的恐惧都会从宇宙中消失。对肉体痛苦的神经反应，那种天然的反感，有时还会被人感受到，但是恐惧带给人的那种深深的折磨已经一去不返。上帝就是爱，上帝也是至高无上和主权的上帝。他的爱决定他会寻求我们永久的幸福，而他的至高主权使他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一个好人。

人或残杀我身，  
主道依然兴旺，  
上帝国度永久长。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上帝的爱告诉我们，他是友好的，上帝的话语向我们保证，他是我们的朋友，也想要我们做他的朋友。任何人只要还存有一丁点谦卑，就不会想到自己要和上帝做朋友。但这个主意不是人想出来的。亚伯拉罕永远不会说，

“我是上帝的朋友。”但是上帝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朋友。”耶稣的门徒可能非常迟疑，不敢宣称自己和耶稣是朋友，但是基督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朋友。”

（参约15:14）谦逊会让人对如此鲁莽的想法提出异议，但大胆的信心敢于相信上帝的话，并宣告与上帝的友谊。我们相信上帝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话，并且有勇气大胆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比我们羞羞答答地躲在园子的树后面更加荣耀上帝。

爱也是带有感情的认同，他不认为任何东西是他自己的，而是白白地给予他所爱的对象。在这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世界中，我们不断看到下面这种景象。一个年轻的妈妈，身体瘦弱，神情疲累，在她的怀中乳养着一个肥胖、健壮的婴儿，她一点都没有抱怨，而是用善良的、充满幸福和骄傲的眼神俯视着她的孩子。自我牺牲的行为对于爱是习以为常的。耶稣论到自己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15:13）

自由的上帝允许他自己的心热烈地与人认同，这是上帝的一个奇特又美丽的偏好。他是自我满足的，但他想要我们的爱，直到他得到我们的爱，他才心满意足。他是自由的，他却让他的心与我们永远地绑在一起。“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壹4:10）诺里奇的朱利安说：

“我们的灵魂得到至高者如此特别的爱，超越了所有的受造之物的知识：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明白我们的造物主爱我们有多深，有多甜，有多温柔。所以，我们靠着恩典和他的帮助，能够在灵里面看见全能的上帝出于他的良善对我们的崇高、超越而无法测度的爱；并且惊奇不已。”<sup>①</sup>

爱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以爱的对象为乐。上帝享受他创造的世界。使徒约翰坦白地说，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喜乐。上帝爱他一切所造的，并因此而快乐。当上帝很高兴地提到他手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喜悦之情。《诗篇》104篇是上帝所启示的赞美自然的诗篇，它所包含的喜悦使它几乎成了一首狂想曲。从头到尾，上帝的喜悦都能够被感受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诗104:31）

耶和華在他的圣徒身上得到特别的喜乐。许多人认为上帝是遥不可及，满脸阴沉，并且对任何的事情都大大地不悦，带着冷淡和漠不关心的心情俯视着他早已失去了兴趣的世界；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确实，上帝痛恨罪恶，并且永远不会以愉快的心情来观看人所犯的罪，但是人一旦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以真诚的爱加以回报。基督通过他的救赎已经除去了我们与神交通的障碍。现在，在

<sup>①</sup> Julian of Norwich,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58.

基督里，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是上帝所喜悦的对象。“耶和华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番3:17）

根据《约伯记》的记载，上帝的创造大工是有音乐相伴的，上帝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伯38:4,7）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把这一观念推得更远一步，但是也许并不太离谱：

从和声，从天上的和声，  
这个宇宙开始形成。  
当自然躺卧在一大堆  
杂乱刺耳的原子下面，  
无法抬头，  
一个悦耳的声音从天上传来：  
“起来吧，你不是死的。”  
于是冷的和热的，湿的和干的，  
遵从音乐的力量，  
各自奔向自己的所在。  
从和声，从天上的和声，  
这个宇宙开始形成。

从和声到和声，  
奏过了所有的音调，  
终于在人那里达到完美的高潮。

——节自《塞西莉亚节之歌》

( A Song for St. Cecilia's Day )

音乐是喜乐的表达，也是快乐的源头，而最纯洁、最接近上帝的喜乐就是爱的喜乐。地狱没有喜乐，因为地狱里没有爱。天堂充满了音乐，因为天堂里面神圣的爱的快乐丰丰富富。地球是一个爱之快乐与痛苦交织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罪，有仇恨与恶意。在我们这样的世界里面，爱有时候必须受苦，就像基督为属于他的人舍身一样。但是我们有确定的应许，就是悲苦的原因有一天会被完全消灭，一个新的人类，将要永远享受一个无私完美的爱的世界。

爱从本性上就不可能寂静无声。它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亲切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5:8）“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3:16）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地步；爱必须一直把所有的给予自己所爱的，无论花什么样的代价。使徒们严厉地谴责初期的教会，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他们容许

自己将所有花费在个人的享乐之中，而不顾在困苦当中的弟兄。“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壹3:17）这是世代代被人们所熟知的“蒙爱的”约翰所写的。

上帝的爱是宇宙当中一个伟大的事实，世界的盼望在于上帝的爱，这是支撑世界的一根柱子。但是神的爱也是个人化的、亲密的事情。上帝爱的不是芸芸众生，他爱的是人。他爱的不是群体大众，而是人。他以一种强烈的爱，爱我们每一个人，这种爱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

在基督徒的经历中，有一种让人极其满足的爱，让基督教与所有其他的宗教有所区别，也把基督教提升到远远超于世上最纯洁、最高贵的哲学的高度。这个爱的内容不是一个什么事物；它就是上帝自己，在他的教会当中，对他自己的百姓歌唱。真正基督徒的喜乐是他们心中对上帝的爱之歌的应和。

你这隐藏的上帝之爱，你的高度，  
你的深度无法测量，没有人知道，  
我从远处看见你美丽的光芒，  
我心深处发出叹息，渴望得到你的安息；  
我心痛苦，不得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

——格哈德·特尔斯铁根

## 第21章

### 上帝的圣洁

荣耀归于天上的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伟大的荣耀。主啊，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能明白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主啊，我要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

然而当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要起来讲论你，免得我在沉默中冒犯了你在这一时代的儿女们。看哪，你已经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要叫那聪明的羞愧；你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那强壮的羞愧。主啊，不要丢弃我，让我向这个世代述说你的能力，向将来的世代展示你的大能。在你的教会中兴起先知和先见，让他们彰显你的荣耀，通过你圣灵的大能，恢复你的圣民对你至圣者的认识。阿们。

因着我们与天上的至高旨意之间的巨大决裂，我们遭受到一个道德的震荡，这一震荡留给我们一个永久的创伤，它影响到我们本性的方方面面。我们里面和我们外面的环境都生病了。

当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那是他生活中的一次革命性的经历。他突然意识到他个人的败坏，好像从天上有一下重击，闪电般地正中他颤抖的心灵。他充满痛苦地呼喊：“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華。”（赛6:5）当我们的伪装被揭穿，在上帝圣洁雪白的光照中看见自己的污秽，我们所感受到的震动便是如此。这样的经历一定会伴随着激烈的情感。

除非我们像上帝看我们一样看自己，我们是不会为自己的状况烦恼不安的，只要它们没有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不会影响我们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我们已经习惯于和不圣洁水乳交融，把不圣洁的东西当作是自然的，是预期之中的。当我们发现教师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真理，政治家们不守诺言，商人们不完全诚实，朋友们不完全值得信任时，也不会失望。我们要活下去，于是把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当作是必要的生活法则，来护自己免受周围人的伤害——管它呢，让它就这样去吧。

写这些话和读这些话的人，都不配欣赏上帝的圣洁。在我们心灵的沙漠中，实在是需要开出一条新的江河来，让真理的甜水流进来，好医治我们重大的疾病。通过思想某个非常纯洁的人或者某些非常纯洁的事，然后把这个观念提高到我们能够把握的极限高度，这并不能使我们掌握上帝圣洁的真实意义。上帝的圣洁并不是我们所知的最好的东西，乃是无限地更好。对于神圣的圣洁我们一无所知。上帝的圣洁是分别的，独特的，不可接近的，不可理解的，不可获得的。属肉体的人对它是瞎眼的。这样的人可能会害怕上帝的能力，敬拜他的智慧，但是上帝的圣洁是他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只有至圣者的灵才能向人的灵传授圣洁的知识。然而就像电流只有通过导体来流通，圣灵也只能通过真理来流通，他必须在人心里发现一定量度的真理，然后才可能照亮那颗心。信心是听见真理的声音以后被唤醒的，不是对任何其他的声音之反应。“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罗10:17，“上帝的话”或作“基督的话”）神学知识是圣灵流进人心的媒介，然而在真理产生信心之前，人的心必须有谦卑的悔改。上帝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一个人有可能有神学知识，却没有圣灵；但是他不可能没有知识，却有圣灵。

鲁道夫·鄂图关于神圣者的研究深刻且非常有

力，证明在人类心灵中，存在着他称之为“超自然”（numinous）的事物。很显然，他用这个词，说的是一种感觉，觉得这世上有一种模糊的、不可理解的事物，一种可怕的奥秘，环绕着宇宙，包裹着宇宙。这是一个事物，一个他者，一个可怕的事物，永远不可能被理智所设想，只能在人内心深处有所感觉。这是人所保留的永远存在的宗教本能，是对不可名状、不可寻索的临在的一个感知。这个临在像水银一样流过受造物的每一根血管，有时候会以其超自然、超理性的显现使心灵震惊莫名。一个人被这样碰撞之后，总是会被夺去了一切的骄傲，被完全压倒，只能够恐怕战栗，沉默不语。

这种非理性的恐惧，这种感觉到在世上有一种非受造的神秘，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基础。以圣经为本的纯正信仰，以及那些最野蛮的赤身露体的原始部落民卑下的万物有灵论信仰，之所以能够存在，都是因为在人的本性里面有这种最基本的本能。当然，一个以赛亚或保罗的信仰，与那些万物有灵论的原始信仰的区别在于，一个有真理，一个没有真理，原始人有的只是那种“超自然的”神秘本能。他们感觉到有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上帝，但是以赛亚和保罗却通过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发现一位自我启示的真正的上帝。

感受到神秘，甚至是那极大的神秘，是人本性中最基

本的东西，它对宗教信仰是不可缺少的，但并不足够。因着这种神秘感，人们会轻轻地说“那可怕的东西”。但是他们不会呼喊“我的圣者啊”（哈1:12）。在希伯来人和基督徒的圣经中，上帝给出了他的自我启示，表明他是有位格、有道德的。这一可畏的临在展现出来，不是作为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具有真实位格的一切温暖个性。更进一步，他是完美道德的典范，他在公义、纯洁、正直和不可理解的圣洁上，都是无限完美的。在所有这一切当中，他是非受造的，自足的，超越人类思想所能想象的，不是人类语言所能表达的。

通过上帝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和圣灵的光照，基督徒得着了一切，而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在他原有的上帝观念之上，加上了两个概念，就是位格和道德特性。但是，那种原来就有的、在充满整个世界的极大的奥秘面前惊奇和敬畏的感觉，却仍然保留着。今天他的心可以欢乐地跳跃并且呼叫：“阿爸父，我的主。我的上帝！”明天他会带着欢乐的颤抖，在那住在永恒之处的至高至上者面前屈膝敬拜。

圣洁是上帝存在的方式。他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标准而圣洁。他就是标准。他就是绝对的圣洁，具有无限的、奇妙难测的纯洁，根本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样式。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所有的属性都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无论

我们想到任何属于上帝的事，我们都要想到他是圣洁的。

上帝是圣洁的，他使圣洁成为他所造的宇宙健康存在的必要道德条件。暂时有罪的存在，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凡是圣洁的，都是健康的；邪恶是一种道德上的疾病，最终必会以死亡为终结。语言的构成本身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英语单词圣洁“holy”是从盎格鲁—撒克逊语的halig衍生出来的，而hal的意思是“好的、健全的”。

因为上帝首要关心他的宇宙的道德健全，也就是宇宙的圣洁，所以，凡是与圣洁相反的东西就必定是在他永恒的不悦之下。为了保存他所造的宇宙，他就必须消灭一切会毁掉宇宙的东西。当他起来消灭罪恶，把世界从不可挽回的道德堕落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人们说他是发怒的上帝。世界历史上所有愤怒的审判都是保存世界的圣洁行为。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愤怒，与受造界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上帝的愤怒是他绝对的不容忍，他厌恶任何一个会导致堕落与毁灭的东西。他痛恨罪恶，就像一位妈妈痛恨夺去她孩子生命的小儿麻痹症一样。

上帝是圣洁的，他的圣洁是绝对的，不分任何级别的，他不能够传递给他的受造之物这样的圣洁。但是有一种相对的、依赖性的圣洁，他可以与天上的天使和撒拉弗分享，也可以与地上被救赎出来的人分享，以预备他们将来进天堂。这种圣洁能够，也已经分赐给上帝的儿女了。

他通过归算来赐予并分享他的圣洁。因为他通过他儿子的血，让人可以得到他的圣洁，他就要求他们圣洁。先是对以色列，后是对教会，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前1:16）他没有说，“你们要与我一样圣洁。”因为那就是要求我们绝对圣洁，而绝对圣洁是单单属于上帝的。在上帝非受造的圣洁面前，就是天使也要蒙着脸。是的，在他眼中，就是天也不洁净，星星也不纯洁。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会说：“我是圣洁的”，但是也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会有意忽略圣经作者严肃的话：“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来12:14）

基督徒夹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中，我们当如何行呢？我们必须像摩西一样，以信心和谦卑遮盖自己，躲藏在这样的遮盖之下，偷偷地窥视上帝一眼，因为人见上帝的面不能存活。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我们要把我们的不圣洁藏在耶稣的伤口里，就像当初摩西在上帝的荣耀经过的时候，躲藏在磐石穴里。我们要躲藏在上帝里面去逃避上帝。在这一切之上，我们要相信上帝在他的儿子后面看我们是完全的，并且他会通过管教和磨炼洁净我们，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

在信心与顺服中，通过不断地默想上帝的圣洁，通过爱公义、恨罪恶，通过与圣洁的灵日渐熟悉，我们会渐渐

适应与地上的圣徒为伍，并预备在天上与上帝和众圣徒永远同在。因此，就如人们所说的，当谦卑的圣徒相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在地如天的团契，作为我们进入天上的天堂的预习。

永远的主啊，  
你永远的年岁何其可畏！  
天上的众灵日夜不停，  
在你面前俯伏敬拜！

何等美丽，  
你的显现将何等美丽！  
你有无尽和智慧，无穷的大能，  
和可畏的纯洁！

哦，我何等的敬畏你，永活的上帝！  
我献上对你深深的、最温柔的敬畏，  
并以颤抖的希望，  
和痛悔的眼泪来敬拜你。

——法柏

## 第22章

### 上帝的主权

至高无上、最为可畏的万军之耶和華，谁不敬畏你？因为唯有你是主。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活物的灵魂都在你的手中。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远。你是全地的大君王。你以能力为衣，有威严和尊荣在你面前。阿们。

上帝的主权是他的一个属性，他以主权统治整个受造的宇宙，而作为至高的上帝，他一定是全知的、全能的和绝对自由的。其原因如下：

即使只有一点点的知识，不管小到什么程度，是上帝所不知道的，那么他的统治在那一点上就失效了。作为掌管万有的主，他必须拥有一切的知识。只要他缺少无限小

的一点点能力，这一缺乏就会导致他的统治和他的王国的终结；哪怕是使一个原子偏离的能力是属于别人的，那么上帝就成了一个有限的统治者了，他再也不是有至高无上主权的上帝了。

更进一步，他的主权要求他绝对自由，这意味着他一定是有自由去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把他整个永恒计划最小的细节不受干扰地实施出来。如果他不是自由的，他就不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了。

想要理解无限制的自由，我们需要做一些心智上的努力。天生的心理结构让我们只能理解有限的不完全的自由。我们关于自由的观念是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绝对自由的世界里面形成的。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依赖于其他许多事物，而依赖就限制了自由。

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自传里面说，他逃离了长期以来困住他的城市，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像小鸟一样到处飞，可以落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然而，像小鸟一样自由，根本一点也不自由。博物学家都知道，人们以为很自由的小鸟，却是生活在一个笼子里，一个由恐惧、饥饿与本能做成的囚笼；它受制于天气状况、气压变化、地方食物的供应、食肉动物的威胁，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束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强迫力，使小鸟留在鸟类王国的法则为它所划定的一小块土地和天空里。自由的小鸟

也跟其他任何受造物一样，被一张必然性的大网不断地制约着。只有上帝是自由的。

说上帝是绝对自由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能够阻碍他，或者强迫他，或者制止他。他总是能够按自己所喜悦的旨意来行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处，直到永远。拥有这样的自由也意味着他必须拥有所有的权柄。我们从圣经中知道，他有无限的能力，我们也可以从他的其他属性中推论出这一点。但是，关于他的主权又如何呢？

讨论上帝的主权甚至都会显得似乎毫无意义，质疑上帝的主权就更显得荒谬了。万军之耶和华会向任何人申请许可，或向另外一个比他更高的实体提出请求，我们能想象有这回事吗？上帝要向谁去申请许可呢？谁比至高者更高呢？谁比全能者更有能力呢？谁在永恒者以先呢？上帝会向谁的宝座下跪呢？谁比他更大，使他要向之有所请求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赛44:6）

上帝的主权的事实不仅在圣经中被很好地阐述，也被真理的逻辑大声宣告。但是，我们也承认它引起了一些问题，到如今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受造界中，存在许多上帝不喜悦的东西，比如罪恶、痛苦和死亡。如果上帝是至高无上有主权

的，他可以阻止这些东西存在。为什么他没这样做呢？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是所有非圣经宗教中最伟大的宗教，它的圣书《阿维斯陀古经》（*Zend-Avesta*）假定了神学上的二元论，干净利索地避开了这一个难题。有两个神，善神和恶神，他们一起创造了世界，善神创造了所有好的东西，恶神创造了其他的东西，这就非常简单了。善神没有至高的主权需要操心，并且很显然，他也不在意与别人分享特权。

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解释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与整本圣经一贯强调的真理有明显的矛盾。圣经说，只有一位神，他独自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万物。上帝的属性决定了不可能存在另一位上帝，基督徒也承认他们对于上帝允许恶的存在这个谜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他知道什么不是答案，他知道《阿维斯陀古经》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罪的起源问题，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上帝以其至高主权的智慧容许他所创造的世界里存在恶，但是，他为邪恶仔细地划定了存在的区域。邪恶就像一个在逃的歹徒，其活动是暂时的，范围是有限的。上帝这样做的时候，是按着他自己无限智慧和良善的本性，迄今为止，再没有人知道更多。也没有人需要知道更多。上帝的圣名就足够保证他的工作是完美的。上帝主权的教义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真实的问题，与人

的自由意志有关。如果上帝以其主权的命令统治着宇宙，人又怎么可能有选择的自由？如果他不能够运用自由选择，他又怎么能够对他的行为负责？他会不会只是一个木偶，所有的行为都被幕后的上帝用线牵着，按他自己所喜悦的决定了？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基督教会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以两个杰出的神学家的名字命名，雅各布·阿米念和约翰·加尔文。大多数基督徒都愿意进入其中的一个阵营，要么否认上帝的主权，要么否认人的自由意志。然而，看起来有可能调和这两种立场却又不伤害其中的任何一个，尽管这样的努力对于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偏执分子，都是不能满意的。

我的观点是，上帝以其至高的主权命定人应该有自由实施道德的选择，而人从一开始也执行了这个命令，在善与恶之间进行了选择。当他选择恶的时候，他并没有抵消上帝至高主权的旨意，而是实现了上帝的主权。因为神圣的旨意所决定的，不是人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而是人应该自由地去选择。如果上帝在其绝对的自由当中愿意给人有限的自由，谁能够拦阻他，并说：“你作什么呢？”（但4:35）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因为上帝是有主权的。一个不是至高无上有主权的上帝根本不可能赋予他的受造物

以道德自由。他会害怕这么做。

也许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有一艘远洋客轮从纽约出发前往利物浦，决定了它的目的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这一点。这至少可以稍微反映一点主权的意思。

在客轮上有几十个乘客，他们没有被锁链捆住，他们的行为也没有被什么命令所限制，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按他们的意思来行动。他们吃饭，睡觉，玩耍，懒洋洋地躺在甲板上，读书，谈话，完全随心所欲；但与此同时，这艘大船却坚定地把他们带往早已指定的港口。

在这里，自由和主权同时出现，而又没有彼此冲突。我相信，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也是这样的。上帝的至高主权所设计的巨大游轮稳稳地航行在人类历史之海的航道上。上帝不受打扰地、不可拦阻地运行万物，去实现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所预定的那些永恒的旨意。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这些旨意是什么，但是上帝所启示出来的已经足够让我们对于将要来临的事物有一个总体的观念，并且使我们对于将来的幸福有一个美好的希望和坚定的确信。

我们知道上帝会实现他借着先知所预言的每一个应许；我们也知道罪人有一天将会从世界上被清洗一空。我们知道有一群得赎的人会进入到上帝的喜乐中，义人在他

们父的国中会发出光来。我们知道上帝的完美会得到普遍承认，所有理性的受造物最终都会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给父上帝，现今不完美的秩序将被挪去，新天和新地将被永远建立。

上帝以其无限的智慧和完美的准确行动，向着这一目标前进，没有人能够劝他离开他的目标，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偏离他的计划。因为他是全知的，所以没有什么他没有预见的环境，也没有偶发事件。因为他是至高的主宰，所以没有人能够发出相反的命令，也没有权柄上的崩溃与失败；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他不会缺少能力去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对于所有这些事情，上帝本身是全权的。

与此同时，事情也不是像这个简要的大纲所暗示的那样一帆风顺。罪的奥秘已经在运行。在上帝主权的宽广的范畴内，神允许善与恶之间那种致命的冲突愈演愈烈。即使在狂风暴雨当中，上帝仍然在掌权。但是，狂风暴雨已经来了，而作为负责的存有，我们必须在现今的道德境况中做出选择。

某些事情是上帝以其自由的决定已经命定了的，其中之一就是选择与后果的法则。上帝已经命定所有甘心情愿委身于他儿子耶稣基督、信靠顺服他的人，会领受永远的生命，并成为上帝的儿子；所有喜爱黑暗、继续反叛天上至高权柄的人，会留在属灵的疏远状态，并且最终会承受

永远的死亡。

将这个的事情缩微到个人的层面，我们得出一个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死攸关的结论。在我们周围正激烈进行的道德冲突当中，谁站在上帝一边，谁就是站在胜利的一方，永远不会失败；谁站在另一边，谁就是站在失败的一方，绝不可能得胜。在这里不存在机遇和赌博的问题。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要站在哪一方，但是，一旦选定了，我们就没有对结果加以商谈的余地。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从错误的选择当中悔改，并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样就可以改变结果。我们再无其他选择。

整个道德选择的问题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耶稣明明白白地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太12:30）；他又说：“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福音的信息包含了三个不同的要素：一个宣告、一个命令和一个呼召。福音宣告的是个好消息，就是上帝在怜悯中完成了救赎之工。福音命令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呼召所有的人通过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按恩典所给出的条件投降。

我们都必须或是选择顺服福音，或是离弃福音，在不信当中拒绝它的权柄。我们的选择是我们自己做出的，但是选择的后果已经由上帝至高的旨意决定了。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够与上帝讨价还价。

主从高天降临，  
天上的至高者屈尊，  
在他的脚下他驱逐了  
天空的黑暗。

他无比威武地驾着  
基路伯和撒拉弗，  
在强劲的风的翅膀上，  
他飞过遍地。

他安详地坐在洪水之上，  
约束它的怒涛狂澜。  
他，作为至高的主和王，  
要统治到永远。

——多马·斯登荷得（Thomas Sternhold），《诗篇释义》



## 第23章

### 公开的秘密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把教会从长期被掳于巴比伦的境地解救出来，使她像在古代一样，再次荣耀上帝的名。然而我们不要把教会看作是某种无名的实体，一个神秘的、抽象的宗教的存在物。我们基督徒就是教会，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教会在做的。这个问题，因此就是一个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个人问题。教会要向前有任何进展，必须开始于个人。

我们普通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事情来挽回逝去的荣耀呢？有什么秘密需要我们掌握吗？有什么个人复兴的妙方，我们可以用到眼前的处境中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然而这个答案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因

为答案一点儿也不深刻。我所提供的并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密码，需要绞尽脑汁才能破解。我并不乞灵于潜意识的法则，或是什么神秘的知识，以为只有少数圈内人士才能得知。它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任何路人都可以阅读。它就是那古老而常新的劝诫：**你务要追求认识上帝**。教会要重新获得她失去的力量，必须看到天开了，看到上帝在异象中显现，并被这个异象所转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那位上帝，一定不能是今天极其受人欢迎的功利主义的上帝，这位功利的上帝最吸引人的特点是他有能力让人在各种事业上成功发达，因此他就被许多急于受其宠爱的人以甜言蜜语加以欺哄与谄媚。我们必须学会去认识的那一位上帝，是天上威严的上帝，是全能的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是独一无二全智的我们的救主。他就是那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的，他铺张诸天如同幔子，铺开穹苍如同可居住的帐篷；他按数目领出天上的万象，一一称其名，因他的权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他看人的作为是虚空的虚空，他不相信王子，也不寻求国王的忠告。

要认识这样的一位上帝，光靠研究是不行的。这样的智慧，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并且不能知道，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林前2:14）。认识上帝是世界上最容易、同时又是最困难的一件事。说它容易，因为它不是靠你辛苦

的智力劳动而得到的，而是一个白白给予的礼物。就像阳光白白地照耀着广阔的大地，同样对至圣者的知识也是白白的礼物，给一切敞开自己来接受它的人。说它困难，是因为接受它需要满足一些条件，而堕落之人顽固的天性对这些条件一点儿也不乐于接受。

让我把这些条件以简明的方式总结出来，这些都是圣经所教导，并且在历史上被这个世界上所曾经出现过的最圣洁、最甜蜜的圣徒所重复的：

首先，我们必须离弃我们的罪，相信一位神圣的上帝，不能够被活在罪恶当中的人所认识，对于基督信仰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希伯来著作《所罗门的智慧书》（*The Wisdom of Solomon*），出现在基督教之前许多年，有如下一段话：“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啊，要喜爱公义：以善良的心想到主，用单纯的心来寻求他。不试探他的人，他会让他们寻见，要对那些并非不信任他的人显现他自己。因为顽梗的心思与神分开，愚顽的人试探他的力量，就受到打击。因为智慧不会进入一个恶毒的灵魂，也不会住在一个委身于罪的身体里。因为教训人的圣灵会远离欺诈，避开没有悟性的思想。当不公义进来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同样的思想可以在神所启示的圣经里面找到许多不同方式的表达，其中最有名的是耶稣的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太5:8）

其次，我们必须在信心中将我们整个的生命完全委身于基督。这就是“相信基督”的真正含义，他涉及的是一个甘心乐意且带有强烈感情的对基督的依恋，与他为伴。并且目标坚定，要在一切事上遵行他的旨意。这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爱上帝、爱邻舍。

第三，我们必须算我们自己对基督是死的，对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算自己是活的。然后敞开我们整个人格，让圣灵进来。接着，我们必须在一切事上操练自制，这是与圣灵同行必不可少的，并把肉体的诱惑践踏在我们脚下。

第四，我们必须大胆地抛弃这个堕落世界廉价的价值观念，并且在灵里完全脱离不信之人所孜孜以求的东西。只让我们自己享受上帝所赐给义人和不义的人那些最简单的享受。

第五，我们必须操练长久地在爱中默想上帝威严的艺术，这并不容易，因为上帝的威严这种观念已经完全从我们人类的思想当中消失了。现在人们的兴趣焦点是在他自己身上。各种形式的人文主义已经取代了神学，成为人们理解生活的钥匙。19世纪的诗人斯温伯恩（Swinburne）写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人，因为人是万物的主宰！”他给了现代世界一个新的感恩颂。所有这一切必须凭着刻意的努力加以翻转，并通过心灵的忍耐和努力加以维持。

上帝是一个位格，像人一样，只要我们的心灵预备

好了去经历那些奇妙的事，我们就会不断地增进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对他有更多的认识。那使圣经闪闪发光的上帝的荣耀，一旦降临到我们生活内在的世界里，就会更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也可能需要悄悄地、温和地与福音教会流行的毫无生气的墨守字句的传统告别，并抗议那些在我们当中把轻浮当作基督徒品格的不正之风。我们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失去朋友，并被人加上一个假圣人的名号；但是，要是一个人在这样的事情上允许任何不愉快的后果来影响自己，他就不配进上帝的国。

第六，随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发奇妙，我们对同胞更大的服侍也就变得势在必行了。这些有福的知识不是给人自私地享受的。我们对上帝的知识越完全，我们就越是感受到更强的欲望，要把这些新发现的知识转化为我们服侍受苦人类的慈悲行为。当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的时候，那把一切都给了我们的上帝，也会通过我们继续把一切给别人。

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像一个人右手上涂了香膏会因为香气“被人知晓”，任何对上帝的强而有力的知识，不久就会开始影响我们周围的基督徒群体。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寻求与上帝家中的其他成员分享我们对上帝的不断加增的认识与亮光。

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在我们所有公开的事

奉中，坚持不懈地把上帝的威严当作焦点，全力聚焦于其上。不仅仅我们私下的祷告要被上帝所充满，而且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歌唱、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写作都必须围绕那位圣洁而又圣洁的上帝的位格，不断地颂扬他威严和能力的伟大。在天上至高威严者的右边有一位得了荣耀的人，在那里忠实地代表我们。我们只是被暂时留在人间；让我们在地上忠实地代表他吧。

# 认识 至圣者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言》9:10

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智慧的开端》一书是基督教经典之作。这书我百看不厌，每读一次，都感到陶恕仿佛正站在我面前，与我交谈，督促我，鼓励我，要更加尊崇我所事奉的上帝。

——大卫·兰博博

陶恕的文字正是源于自己灵里的挣扎。他的书发量那么大，影响力持续那么长久，原因或许就是在此吧。

——《陶恕传》

上架建议：哲学思想研究

ISBN 978-7-5426-5793-0



9 787542 657930 >

定价：36.00 元